一五一十周刊

NO. 143
2014年2月28日

那些"隐秘"的

职场关系

月末版"关系与交往"第二期



编者的话

上一期的一五一十周刊月末版开启了全新的“关系”之门，我们审察了血缘、亲情甚至任意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月的主题是“职业关系”，这是一种节点更多、变化更丰富的关系网络。在人一生贡献时间最多的场景下，个体与个体之间将发生怎样的联系？我们选择了一些不那么被大众注意的职业角色，他们的故事或许会让你发现人与人之间更为朴素的相处之道，又或者是更为复杂也更迷人的纠葛。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平等和信任往往会在更为陌生的环境下发生——想想你和出租车司机的闲聊，你在餐厅吃饭和厨师的两句说笑。吴念真的这则故事短小轻巧，司机向他讲述的不足千字的故事道出了人生裂变。而在深夜食堂，简单的食材、带着心意做出的食物背后，连接起来的是厨师和顾客深沉的人生故事。不得不承认，那些真诚的对话和那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是在路上的人与夜归人温暖的所在。

我们常常以为身体交换者是最简单的关系，却忽视灵魂与肉体永远无法割舍的关系。何春蕤用理性的文字解释了性本身的幽微深远：不论妓女还是嫖客，他们在交换肉体的同时也在交付彼此的挫败、羞辱、自责等等情绪，或者更为深沉的情感。

当然，大部分的职业场景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多面向的，参与方也不只是两个人。这一点在政客圈和黑帮最为常见。应着热播剧《纸牌屋》的景，罗莎・布鲁克斯用戏谑的口吻介绍了进入白宫工作的指南，其核心就是搞好不同层级的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而对于香港黑帮这一特殊群体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增添了欲望、挣扎与死亡，以及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社会以及世道人心的沧海桑田。

还有一些职业场景中，从业者常常要面临内心的选择，一不小心，自己就变成了他者。雅罗姆给心理治疗师做出了提醒，时刻注意移情与反移情的发生。林文蔚则用画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狱卒的旁观与内省，描绘着监狱的生活。然而，狱卒与犯人之间真的有一墙之隔吗？由此我们分享了

《路西法效应》一书，梁文道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在哪些场景下我们容易接受外界环境的投射而改变内心。

最后，我们推荐了《入殓师》——一份同时面对生与死、肉体与灵魂、自我与他人，并且同时经历悲痛喜悦、尊敬冷漠的职业。职业关系是我们朝夕身处的关系网络，愿这期月末版呈现的不同职业场景能让你体会这份关系的微妙与美好。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陌生中的真诚┫

吴念真：计程车司机的故事



吴念真：台湾导演、作家、编剧、演员、主持人

“

车子已经开到我公司，他还没讲完一半。我就说没关系，你讲完我再走。听完只是觉得人生惨烈，可是后来想起突然感觉很强烈，非常深沉。有一天晚上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很难受

”

有一天，我去坐计程车。台北市大概七成以上的人都认得我，所以我在台北很守规矩，走路一定靠右边，不会一边走一边抽烟。那个计程车司机在听古典乐，那音乐恰好是我当时唯一能接受、唯一喜欢的肖邦。我很高兴。他从后视镜看到我。我说那是肖邦啊。他说对啊。他很含蓄的说，导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见你，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我说，好啊，你讲啊。他说，你就当成我自言自语好了。

他讲故事的技巧不是很好，就是说他大学时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他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后，女朋友说不如我们一起开一个小公司，因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过程中认识很多客户，也有很多经验。两个人就开始做。这个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妈妈很会做饭，女朋友常带他回去，她妈妈会煮很好吃的饭给他吃。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两个人做到十几个人。他一个客户的女儿和他一起出差去马来西亚，两人就上床了。客户知道后，一定要他负责。他那时候也知道这个客户是蛮大的客户，跟他女儿结婚也不错，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少奋斗十年。本来他和女朋友计划是做到四十岁，公司上市，他们就退休环游世界。可是梦还没有完成，他们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说话，这样再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唯一抗议的是她妈妈。她妈妈有一天中午拿着饭菜到办公室，一进来顿时鸦雀无声。他很害怕，就站起来。她妈妈只是打他嘴巴，说，坏孩子，我不煮饭给你吃了。就一直哭着走了。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实他跟妻子在一起也并不快乐，总有一种内疚和罪恶感，最后也就离婚了。最后很颓废，生意乱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债。台北做生意失败的人常常去开计程车，因为还是自己

当老板。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见以前的客户，还会打招呼，下车后会多给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后来他在机场排队，遇见的正是当年的女朋友，很商业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后面的牌子拿掉，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

他女朋友上来，直接说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医院。他就低着头，不想让她认出来。那个女的没有跟他讲话，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回家，在外国，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给澳洲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敲敲车窗，要他摇下来。她盯着他看，说，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而你连 Hello 都不想跟我讲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车子已经开到我公司，他还没讲完一半。我就说没关系，你讲完我再走。听完只是觉得人生惨烈，可是后来想起突然感觉很强烈，非常深沉。有一天晚上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很难受。

（本文选自《读库》1201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刘元方：深夜食堂



刘元方：网络博主，希望通过网络写作“寻觅真相，重遇自己”。

简单的食材，带着心意做出的食物背后，连接起来的是厨师和食用者彼此背后深沉的人生故事。这种能量的交换荡起来的美丽花纹，令人陶醉，回味悠长。

”

“一天结束，人们赶着回家之时，正是我的一天开始之时，营业时间从午夜十二点到早晨七点，人们称之为深夜食堂。菜单只有这些，如果客人点其它的，我会尝试去做，这是我的经营理念。你问我有客人吗？还真不少呢。”

这是日剧《深夜食堂》每一集开头小林熏饰演的老板，伴着铃木常吉深沉而入心的主题曲“思ひで”缓缓说出的话。

这部剧，我很早前看过，心里一直留有余味。真正对美食开始存有敬畏之心，也是在从看完这部剧之后开始。简单的食材，带着心意做出的食物背后，连接起来的是厨师和食用者彼此背后深沉的人生故事。这种能量的交换荡起来的美丽花纹，令人陶醉，回味悠长。

深夜食堂就是这样一家店。借食物引出一个一个温暖动人的故事。每一道菜，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当时看完这部剧，心里始终萦绕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很温暖，心里不断地想，身边如若存在着样一家店，那附近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对比如今真实环境里一口舒心饭难求的现状，更觉羡慕。

胃和心的距离很近，照顾好胃，暖的却是心。我猜这也是为何古有训妻言：“留住男人心，先留男人胃”的原因吧。当然我更赞成的是，这些核心原则，男女是一样适用的。

时隔上次看完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记不住每个人物的细节，那种感觉却始终鲜活。为了更具体的分享一个故事，我决定随便重温一集。这也是这部剧的魅力，每一集都一样的温暖，一样的饶有韵味。

这是关于小夜的故事。

小夜第一次来店里点了炸鸡块。在老板准备食物的过程里，她在前台睡着了。食物就位，老板深感神奇的打量确认是否睡着了时，身边其它的客人说：“就让她睡着吧，一定是工



作很辛苦”，旁边有一位看起来暴戾的男子，2 分钟后站起，放了钱在桌上就离去，老板问不用找的钱么。这时，男子回头脸色稍微温和下来看了睡着的女孩小夜说，还有炸鸡块的钱。

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感人。单纯，困倦的小夜，只是那么静静的坐着，睡着的样子，竟唤醒了一个看起来暴戾，烦躁的男子内心里温柔的一角。后来每次小夜过来吃饭，一定会在前台睡着，后续也有在旁边喝酒的男子说，就这样看着小夜的睡容，好像啤酒都更香醇了。

随后便在老板特意为小夜调制出的高杯酒的讨论里，引出了小夜背后的故事。

小夜每天辛苦打工，为的是支持还未成名的想要当搞笑艺人的男友章介。男友却总不让她去他工作的剧场。原来其实拿着小夜的钱，跟别的女人交往。

有一次在店里冲突，甚至动手打了小夜，喧嚣引起了在旁边 ATM 取钱的警察的注意，竟是小夜的哥哥。

店里，哥哥一边感叹小夜爱吃的食物始终没变，一边讲述小夜的过去。

原来小夜从小由哥哥带大，父亲很早去世，哥哥严厉。小时候，哥哥常跟她抢炸鸡块，于是直到如今在梦里，也常梦到鸡翅被哥哥抢着吃了，也许是为了补偿这种幼时的匮乏，她始终只点炸鸡块。

大学毕业后，小夜跟章介交往，哥哥无论怎么反对都没有用。与妈妈之间的联系也减少了。哥哥无可奈何而心疼的语气，听着让人动容。

兄妹俩一坐在店里，看着坚忍的妹妹，哥哥说，无论你选择怎么样的活法都好，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炸鸡块上来了，兄妹俩像小时候那样共吃一份。哥哥首先夹给妹妹。小夜吃着鸡块，缓慢的咀嚼着，如同在咀嚼着二十多年来自己的人生，她哭了。哥哥伸出手，轻挠她的头。

这个动作如同是兄妹俩彼此与内心和解的一个仪式。小夜的泪水，冲走了过去的伤痛，带来了全新的自己。

故事的结尾充满了希望和温暖。小夜离开了章介，搬到千叶与妈妈一起居住。偶尔也还是去店里玩。却再也看不到她的睡容了。

老板说，看不到小夜的睡容，觉得遗憾的客人还真不少。镜头一转，大家打趣老板说，啊，老板竟然加了菜单，是单独给小夜配的高杯酒。被打趣之下，老板的表情十分有趣，无辜，迷茫，装作生气的要去撕掉新加的饮品。客人们纷纷站起过去阻拦，大家闹作一团。

旁边，小夜笑得无比灿烂，像一朵刚刚盛开的鲜花。

我们的生活不也正是如此，在一件又一件微小，看似无关联的小事里，一点一点与我们自己和解。与亲人和解。一点一点开辟新的更加灿烂温暖的生活。

(本文选自左岸图书)

《深夜食堂》



导演: 松冈锭司 / 山下敦弘 / 及川拓郎

编剧: 真辺克彦 / 向井康介 / 及川拓郎 / 和田清人

主演: 小林熏 / 须藤理彩 / 田畑智子 / 松重丰 / 绫田俊树 Toshiki Ayata / 安藤玉惠 Tamae Andô / 小田切让 / 岩松了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首播: 2009-10-09(日本)

季数: 1

集数: 10

单集片长: 25

又名: Shinya Shokudo

午夜 12 点，报时钟响起，城市的一隅，属于一家食堂的时间开始了。菜谱只有猪肉套餐，但你想吃的都可以点。这就是老板（小林熏 饰）的经营方针。特殊的风格和怀念的味道，招来了不少的客人。大家喝着小酒，吃着自己钟情的食物，卸下一天的疲惫，谈论着遇到的趣事，或是独自品味忧愁。在食物的香气里，在深夜特有的幽静和食堂内的袅袅暖意间，一出出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被娓娓道来。有悲有喜，暗合着食物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尽在这四方食堂间。
本剧改编自安倍夜郎的同名漫画。2010 年赢得第 55 届小学馆漫画奖“一般读者类别”奖项，并且获得第 39 届日本漫画家协会奖大奖。

（影片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豆瓣）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为女服务生》



作者： 芭芭拉．艾伦瑞克

原文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译者：林家瑄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0/10/01

语言：繁体中文

有数百万美国人一年到头工作，只赚得低廉的薪水。一九九八年，芭芭拉．艾伦瑞克决加入他们。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那些叫人“改变人生”的言论，这些说词宣称：只要有工作，不论是哪种，就能使你向更好的生活前进。但是，一个人如何能光靠六到七美金的时薪生存，更遑论成功？

为了找出答案，她顶着六十岁的身躯，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明尼苏达，芭芭拉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她很快发



现，没有什么工作是真的“不需要技巧”，即便是最底层的职业，也要求精神和体力上的庞大付出。她也同时学到：一份工作并不够，如果你想要有个安稳的小窝，就需要至少两份工作。

她以一贯的幽默与辛辣描写这段交杂着汗水、泪水、清洁剂与西红柿酱的低薪生活。这一个月下来，她深深体会到在那种薪资水平和高压管理之下，再怎么有上进心的人都无法翻身（尤其是中年妇女）；但是在底层生活中，劳工们的苦中作乐与真性情，又让她感动无比。

芭芭拉想为广大的劳工们发声，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维系这个社会的实质力量，但是得到的回报却不成比例。本书上市后在全美造成广大回响，各大媒体也以本书为主题拍摄相关的专题报导。金融风暴后，穷忙族成为普遍现象，本书也成为探讨“工作贫穷阶级”（Working Poor）的代表作。

读过本书之后，下次使用旅馆的浴室或在餐厅享用一餐时，心态必定会大不相同。

（书目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博客来）

【回到目录】



┣身体外的连接┫

何春蕤：阴影中的人客


何春蕤：台湾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召集人

> “此刻在性污名的寒蝉效应之下，这些和性有关的复杂内涵可能很难进行实际的了解，人们只看得到阳萎、早泄、不举、强制、暴力、忿恨、买春，却没办法认识性的幽微深远，更无从知道性早已成为各种挫折、怨忿、羞辱、自责等等负面情绪的表达形式。”

嫖客就是正常的人。我一点都不以买春为耻。我付钱买食物、买衣服、租住处，那为什么性就不用花钱？

Hugh Gene Loebner，“做个嫖客”

从 1990 年代后期到现在，亚洲各地都出现了性工作者维权团体，对于性工作的现场和主体也开始有各种田野数据的累积收集以及正面平实的描述。一反早年总把性工作者当成受害者的研究，这些努力使得大众对于性工作有了新的、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然而对于性工作交易关系的另一边——嫖客——却只有相对极为有限的知识，往往只包含最粗浅的想象和谴责。紫藤出版《好客之道》，就正是热情邀请更多阴影中的人客发声，以正视听。

撇开一般常识，西方最早的嫖客研究大约始于 1950 年代，由于主要是精神医学的研究者主导，因此认定嫖妓的男性一定是有心理问题，例如迷恋母亲因而必须把母亲神圣化以免乱伦，结果连带也把所有女人两极化，不是圣女就是倡妓，而在正常的亲密关系中无法和被视为圣女的对象发生性关系，所以只能把性需求发泄在倡妓身上。

一旦不从精神医学的观点来做研究，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些不同的观察。1970 年代 Winick & Kinsie 的研究提醒，不能单单研究嫖客而必须同时观察他们所座落的较大脉络和环境，例如扫黄的执法往往会影响到嫖客的到访频率，性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也会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化，深刻影响到嫖客的性交易实践，这些因素都必须被考虑。换句话说，嫖客不应该被孤



立当成特殊人种来研究，而且许多研究都已经显示，和不买春的男性相比较，买春的男性在年龄、阶层、职业、婚姻状态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性。

由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对（夫妻或爱侣之类的）亲密关系赋予许多义务和情感压力，在亲密关系中的性往往因为两人的熟悉或权力关系或当下利害而变成一个很微妙、很容易动怒、很容易被用来伤害或羞辱对方的手段。这些搅扰的因素反而阻碍了亲密关系中的性爱协商，而不少人之所以转向买春，其实是希望有一个暂时的、简便的出口，希望在不需要过度的负担之下享受性的满足。

不过，大部份嫖客研究还是倾向把嫖客问题化，因此对于他们买春的“动机”特别关注。例如 McKeganey & Barnard 的研究就列举了嫖妓的五种动机：1.有的人想要尝试某些特定的性动作或服务，2.有的人希望有许多不同（于配偶）的女人，3.有的人则被某些身体特色所吸引，4.有的人偏好无牵扯的性关系，5.有的人喜欢禁忌的性所带来的刺激（1996: 50-53）。Brewis & Linstead 的嫖客动机清单则包含：寻找放松无负担的休闲，寻找亲密感觉，希望感觉自己有力强大，希望感觉自己被对方需要，希望感觉自己有吸引力或天赋异禀，寻找亲密关系中无法满足的性需要，或本身条件太差的补偿（2000: 277）。H&ig&rd and Finstad 对嫖客动机的观察结果也大同小异：特殊性服务，新的女人，不同与刺激的经验，容易而且无责任，单方面满足，随时可有等等（1992: 92-97）。

动机研究虽然可能把嫖客问题化，然而这些研究也同时显示：人们在性的经验当中并非单纯的寻求简单的、直线的生理欲望发泄而已，对于性活动要如何进行、有何内容、有何意义，往往都会有一些特定的、无可取代的深层需求。此刻在性污名的寒蝉效应之下，这些和性有关的复杂内涵可能很难进行实际的了解，人们只看得到阳萎、早泄、不举、强制、暴力、忿恨、买春，却没办法认识性的幽微深远，更无从知道性早已成为各种挫折、怨忿、羞辱、自责等等负面情绪的表达形式。换句话说，对于嫖客的理解，绝不能止于坊间的简化认知，以为嫖客就是残害妓女的男人。

嫖客研究在过去十年有了很多成长。这主要是因为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社会对于透过性来传播的疾病有了更多的关切，HIV 带原和艾滋病的快速成长都使得政府单位更愿意投入经费支持高危险群的嫖客研究，以便追查性活动者的相连关系。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女性主义对于色情和性工作的强烈批判在遭遇到性工作者抗拒时，出于无法避开姊妹情谊的诉求，往往转向对嫖客的加倍谴责，这种关切不但在政策上支持罚嫖不罚娼，也在研究上支持对于嫖客的研究。比较令人忧心的是，从这两种出发点来做的嫖客研究，由于都包含了某种问题化或者先入为主的立场，因此也往往会对嫖客形成新的成见。

妓权运动的目标包含了去除妓女的污名，提升妓女的专业，在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去除嫖客的污名。除了向营业场所内的嫖客进行教育（例如喝酒不嫖妓、礼貌尊重性工作者、认



识性骚扰和性侵害等等），调整其消费习惯和互动模式，也需要在整体社会文化中倡导性工作伦理和性消费伦理，好让性工作的文明互动成为一般大众的常识。这种工作伦理和消费伦理，也是整体社会工作伦理和消费伦理的重要环节，为了性产业的长远利益着想，都需要这些方面的努力以创造和争取顾客群及新客源。

2003 年 11 月 30 日，台湾的妓权运动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曾经主办座谈，让嫖客首度和性工作者同台发声，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对话。今日紫藤的《好客之道》也让更多嫖客从阴影中现身，讲述这个古老行业既平实也感人的一面，其中的互动原则正好可以用多音字（好）来读以下对句：

姐好客好姐，客好姐好客。

引用书目

Brewis, Joanna, and Stephen Linstead. 2000. Sex, Work and Sex Work: Eroticizing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H&ig&rd, Cecilie, and Liv Finstad. 1992. Backstreets: Prostitution, Money and Love. Translated by Katherine Hanson, Nancy Sipe, and Barbara Wils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McKeganey, Neil, and Marina Barnard. 1996. Sex Work on the Streets: Prostitutes and their Clients.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Winick, Charles & Kinsie, Paul M. 1971. The Lively Commerce: Pro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本文选自《好客之道 - 十一位恩客的真情剖白》一书）

《好客之道-十一位恩客的真情剖白》





出版：紫藤（关注性工作者团体）

编辑：艾美

发行：红投资有限公司

赞助：冈本(香港)有限公司

“嫖客”这两个字，会令你联想起什么？去嫖时顺道调戏娘家妇女的缺德鬼？随时马上风的咸湿阿伯？性病带菌者？有多两个钱便要求多多极尽变态的大富豪？丧心病狂的凤姐杀手？坊间的书籍，甚少提及恩客心声；新书《好客之道》，正是让恩客发声的一个平台，由他们亲自告诉社会一些关于恩客的故事。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存在与荒谬》



作者：潘绥铭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副标题：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出版年：1999-01

ISBN：9787800802331

“死灰复燃”的卖淫嫖娼现象在中国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由南到北的滋蔓泛滥已逐渐形成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地下“性产业”，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关注。“扫黄”力度不断加大，但至今屡禁不绝。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在对中国地下“性产业”的考察中，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运用社区考察的方法，通过重点对“后发外向型”的珠江三角洲 B 镇、“路边伴生型”的华南腹地某开发区、“本地偶发型”的湘黔交界某金矿区的地下“性产业”的综合考察解释和分析了卖淫嫖娼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书目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豆瓣）

（拓展阅读：潘绥铭揭秘“红灯区”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5217）

【回到目录】



┣纠葛利益权谋┫

罗莎·布鲁克斯：
想在白宫工作？——关于如何进入奥巴马政府的非官方指南



罗莎·布鲁克斯：现任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和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

“对于求职者，这意味着‘虽然（在政府机构里）有想要雇你的人总是件好事，但跟白宫搞好关系才是关键’。”

哦，你想在第二届奥巴马政府里谋个差事？随着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要员换人，我认识的人有一半想知道如何挤进政府里去。（而另一半人在想，当他们卸去官位后，下个月的薪水有没有着落。）但是，虽然人才市场熙熙攘攘，关于如何找政府里的工作，市面上却没有多少真实或有用的信息。（不过这儿有一个罕例——也许称不上有用，但足够实诚——有个没署名的哥们在 2008 年写了篇文章，他最后倒还真得到了份好差事。）正如一位已获任命的人所说，获得政府职位的过程“可能还没教宗选举来得透明”。

关于如何获得任命，我倒是有些建议，但自己却没照着做。所以我问了周围的朋友和同僚，他们对求职者有些什么建议，再把我的看法也加进去。有十几位来自国务院、国防部、白宫和国内主要行政机构的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慷慨地告诉了我他们的真实想法。

于是，以下为读者们呈上的，就是《关于如何得到政府职位的非官方指南》。

小贴士之一，当然是——“大把捐钱”。那你就能当上大使了！

你没钱？继续努力吧。或者交些有钱的朋友，找他们要钱。或者继续看小贴士之二。

小贴士之二：为竞选活动卖命。

该怎么做，你懂的。总得有人负责皮奥里亚[2]的电话拉票[3]活动。干这活倒不一定能让你得到一份工作，但至少可以让你的简历在简历堆里往上挪挪。（详情见后文。）

参加电话拉票也太晚了？不要失望。总是可以试试嘛……

小贴士之三：拜在某内阁部长门下。



你的外交知识是跟约翰·克里（John Kerry）[4]学的？过去四年里你一直是查克·黑格尔（Chuck Hagel）[5]的得力助手？不用读下去了，因为你已经有工作了。

剩下的部分，就是给你们这些打杂的家伙们看的。你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而这些是你需要学会的。

基础知识：用人机构-总统人事办-白宫联络办三角

作为入门，你需要了解政府职位任命过程中的三个主要部门。

首先是政府部门和机构：国务院、财政部、国际开发署、国防部，等等。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了海量的任命型职位。所有这些职位都列在所谓的“紫宝书”[6]中，但宝典只给出职位名称、级别和每个职位最近一位担任者的名字。“紫宝书就像罗塞塔石碑[7]，”一个已获任命的人说，“全都是有用的信息，但只有你破解密码后才读得懂。你得知道，职称和等级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在任何时候，政府部门和机构中的官员都要雇佣大量人员，有的是为列在紫宝书里的职位雇的，有的是为他们正在建立的职位雇的。（组织结构和职位名称永远在变。）有时，他们要找的是特定的人：比如说，新任副助理国务卿想把他以前的研究助手弄来当特别助理。在其它情况下，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专业对口的人：国际开发署的一个助理署长需要一名中亚性别问题专家。

但是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不能自行招人炒人，因为那样的话也太容易了。不行的——他们必须得通过总统人事办公室（Presidential Personnel Office，PPO）才能让一个人获得任命。除非是非常高级的官员（内阁级或仅次于内阁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总统人事办负责人，其实打给总统本人也可以），否则他们一般得通过其所在机构的白宫联络处来联系总统人事办。

其次，就是白宫联络办公室（White House Liaison Office，WHLO）了。每个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个白宫联络办，负责处理获任人员事宜和联系总统人事办。你一般可以找到每个白宫联络办的高级官员的名字，一般在各部门的网站上都列了（部门里的其它工作人员可能也给列出来了，不过视各部门情况而不同）。

白宫联络办是个中间人的角色：用人机构通知白宫联络办他们想雇谁，或者他们希望什么样的人来应聘一个空缺职位，然后联络办再把这些信息转达给总统人事办。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总统人事办告诉白宫联络办，要给某些特定的人安排政府里的职务，然后联络办把



这个意思转告给部门官员。最佳候选人定下来后，白宫联络办也协助处理后勤事宜，带他们走过漫长复杂的入职过程（可能包括任何事情，比如：得到高级安全许可；求爷爷告奶奶地拿到新的高级行政人员（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8]和 C 计划（Schedule C）[9]级别的职位，或者给已有的这些职位重新定级；如果是非常高级官员的任命的话，就去确认一下）。

最后就是总统人事办，也叫“白宫人事”。在外人看来，总统人事办的结构是不透明的，但曾在该办工作的人告诉我，它是由五个实权“领域”构成：国内问题和机构领域、经济事务领域、能源和环境领域、国家安全机构领域、独立董事会和委员会领域。每个领域的头儿都是总统特别助理级别，而底下有一个或多个主管和助手协助。

那么你就会问了，这些人是谁啊？我的信源说，如果我告诉了你，他们就会杀了我；但你搞关系时倒不妨四处打听一下。另外，如果你很会用谷歌，也许可以查到一些名字。打开白宫工作人员薪资表（这是公开的），看看能不能找到职位名称为“总统府人员”的人，然后谷歌搜索之。谁知道呢？这些家伙里可能有人有 Facebook 或 LinkedIn 页面；你甚至可能会发现，自己和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联系。

在这五个实权领域外，总统人事办还另有一个班子，负责所谓内部“优先安排”。至少，它以前叫过这个名字；我得到的信息是，它有个不公开的新名字，可能叫“外联和招聘”之类的。抛开名字不论，这个内部办公室是专门负责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的，也就是：竞选班底的工作人员、有国会撑腰的候选人、想换工作的现任或前任官员、社会团体支持的人，等等。每个星期，负责这些“优先”申请人的总统人事办主管同各领域的职员会面，进行“推销”，试图给他们的优先候选人找到合适的差事。

在各届政府之间，甚至同一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机构和总统人事办之间的权力平衡都可能发生变化。在本届奥巴马政府中，也就是从 2013 年起，总统人事办拥有很大的权力，顶级高官可能都得出于“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白宫挑的人。“说到如何在现在（及在过去大概两年之内）获得任命，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几个神秘莫测的人觉得你是他们圈里的，靠得住，而且不同其它关系网发生联系——效忠、听指示、受信任之类的。”一位前官员在电邮里告诉我。

一位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赞同：现在白宫内部基本“不会对新鲜血液感兴趣”，“真的是基本不会——他们更喜欢懂得如何接受命令的职场人——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如此。而且白宫希望把自己的人深深安插进去国务院。”对于求职者，这意味着“虽然在政府机构里有想要雇你的人总是件好事，但跟白宫搞好关系才是关键”。



学会拉关系和对他人施加影响。

对于那些希望获得任命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理想情况下，应该在用人机构、总统人事办、白宫联络办三方里都有认识人。在你最想去的机构有合适空缺时，你想让其高层领导指名挑你。你想让那个机构的白宫联络办人员来主动联系你，帮你找合适的工作，还想让总统人事办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还不是一个“优先”申请人，这就意味着你得多跑跑腿，开始拉关系了。

“和所有人交谈，”一位前白宫官员是这么建议的，“你专业领域的同事——尤其是在你想去的机构供职的——是重要的信息来源。现在跟 08、09 年可不一样。那时人员名单还是空白一片，对有心从政的人来说，最难的是确认某个职位是否在招人。”

这样想想看：在 2009 年 1 月，有超过 3000 个不需要参议院批准的任命类职位是空着的。其中的大部分在一年之内就被填上了，到现在还剩下几百个空位。而总统人事办正在努力把这几百个职位分给白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欠了人情”的人，这对没什么门路的人来说就很不幸了。比如说，那个组织了皮奥里亚电话拉票活动的家伙：他现在正在首都四处活动，表示自己真的很愿意做能源政策方面的工作。还有个只当了一届的女参议员，她刚刚以微小差距败选：她希望成为白宫高级职员。还有前内阁官员的心腹，还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最喜欢的职员。他们都想要一份工作——这样可就没有足够的职位来满足需求了。

同时，总统人事办也在不断收到各政府机构官员送来的名字，他们都想要拿到关键职位；而每个人都能通过访问白宫网站来递交正式申请，人事办还会从这个渠道收到数以千计不请自来的简历。这些被主动投来的简历大多来自人事办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

那么，猜猜看，这些简历中哪些会被优先考虑呢？

“一个可悲的事实：拍马屁比证明信或实际能力更能帮你赢得工作。”一位前国务院官员说。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得到任命的官员——他们毫无疑问是精明能干的——不一定拥有和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最相关的背景。他们不必是所有申请人中最够格的——只要是在有门路的申请人中最够格的就可以了。

别浪费时间对这种事生闷气。（“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任命乔·蠢猪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10]事务副助理的副助理，仅仅因为他曾经在彩珠[11]参议员手下当过实习生！）那个白痴不知道卡拉巴赫（Karabakh）和葫芦（calabash）有什么区别，而我已经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性别问题写了 6 篇政策报告和 5 篇学术论文！”）这事就是这德性。别去想了。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得特别有路子才能得到工作——是的，真的，你不一定非得特别有钱或特别出名——但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如果你真的一点门路都没有，那是很难得到一份差事的。而且如果不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几乎不可能获得任命。除非你已经很杰出而且人脉广泛，否则没人会来找你。

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总统会在空军一号上利用一些空余时间读你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性别问题的深刻分析，然后他会告诉白宫幕僚长："找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分析师，马上给他一份工作！我们政府需要更多他这种水平的人！"而在现实世界？做梦吧。

不要失望。即使你很年轻或刚刚迈入华府的政治世界，找到"门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你可能已经认识了一些人，而他们认识一些能接触到任命程序的人——开始四处打听下吧。问问你的老板、同事、教授、邻居和朋友。如果这起不到什么作用，那就去参加你感兴趣的领域的智囊团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等机构的邮件列表，得知它们举办公众活动的日程安排。去参加这些活动，跟其它人聊；走到讨论小组成员面前，表达一些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的高见（但不要装 B！），之后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询问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们是否愿意花 10 分钟时间跟你坐下来谈一谈，给你一些职业上的一般性建议。

大多数华盛顿的专家和大佬们都很忙，但他们仍是普通人。他们喜欢被别人赞赏和看重的感觉，而且一般都愿意对别人有所帮助（毕竟，他们进入了公务员界）。所以，不要不好意思去问他们有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他们非常忙碌，不堪重负，不会回复你。如果你能与他们会面，那么应该告诉他们你正在寻找什么样的工作，并问他们觉得你应该再去跟谁聊。然后再去找那些人。

"亲爱的大人物，一号专家建议我跟您谈谈。我希望能在国务院找到一份工作，最好是中亚问题方面的。一号专家认为您可能会就哪些职位也许在不久之后开始招人指点一二。您愿意花 15 分钟跟我聊聊吗？什么时候都可以。"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12]

随着你变得越来越精明，知道的事越来越多，你就可以进一步美化你的说辞。（现在你不再说"我想从事中亚方面的政策工作"。现在你说，"我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性别问题的专家，我想对美国在这方面的决策做出贡献。第七号大人物告诉我，您认识国务院白宫联络办的人员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务助理的助理——您能否对我如何才能接触到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如果你能确定白宫联络办和总统人事办工作人员的名字，那么也应该同他们联系。



一个曾在白宫和国防部任职、现在已获得了任命的人这么说："如果你想得到任命，你得'变得'富于政治性，将自己的求职过程当做一场竞选对待，在这个过程中时时保持竞选状态。你需要做功课，跟人交流。"另一位前官员补充说："不要认为你在参与竞选工作时共事过的人一定会引荐你"——你自己必须要表现得非常自信。一个曾被参议院确认的被提名人同样直率："为自己的提名工作吧，没有任何其它人会关心你。"

愤一点没关系，但不要过分。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完全是裙带关系。"所有那些看上去不太可能是现实的模式其实都是真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是好糊弄的。"曾在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任职数年的科丽·沙克（Kori Schake）说。

即使最得过且过的总统人事办职员也尽力不把无知、讨厌的傻瓜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当一个职位看起来需要特别的专长时，总统人事办职员确实会努力找到拥有这种专长的人——而且他们如果不能从有"门路"的人里找到，还将在数据库中搜索对这份工作感兴趣的人。这种情况会发生的，真的。因此，虽然视正式程序如草芥会显得很拽，但还是别这么做；你反而应该务必全面、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经验和专长。当一个人在数据库中搜索"性别问题"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你一定要让你的申请在结果中出现。

职位有时会被缺乏相关经验的人占据的一个原因是，总统人事办的工作人员往往比较年轻，相对来说，他们自己也没什么经验。因此，他们可能并不明确地知道在一些特定职位上的人需要具备什么知识、其职责又是什么。这意味着，你必须帮助他们，以做自己的功课的方式。"现实一点，"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劝告说，"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的经验水平，那就去四处打听。或者看看背景相似的人，看他们在哪里供职。"一位前国务院官员强调了这一点："你得懂点与你想得到的工作相关的东西，以及知道你有多大的把握赢得职位；你的竞争对手可都知道。"

如果你对特定职位有响当当的胜任资格，又能让用人机构、白宫联络办、总统人事办的工作人员看到你的资料，那你或早或晚得到一个职位的机会还是相当大的。"有一个传说是，你必须在政治上有门路，而且必须和竞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得到了国防部的任命的官员告诉我。他得到了 SES 级工作的原因是，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知道他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并对其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去总统人事办问他的情况，于是人事办同意把他放在候选人名单上，然后他被面试，拿到职位。他甚至不是一个民主党人——只是在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中非常符合要求的人。



搞关系……但要有耐心，而且不要纠缠。

对自己很有自信和成为“那个二货”[13]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毫不遮掩的、赤裸裸的野心是没有吸引力的。”一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一位前白宫官员同意这个说法：“不要用力过猛。一两封场合、时机都合适的推荐信会起到极大作用，但可能很快就弄巧成拙。如果你让你最喜欢的 10 名参议员写了推荐信，你还发动朋友给他们在政府里认识的每个人打电话写邮件，那你几乎肯定会把你想打动的人搞烦。”

一旦你确认已经有人知道你的兴趣和能力了，那就别再去烦他们了。“稍安勿躁”，曾在一个国内政策机构任高级官员的一个人这么劝告说，“我不知道任命程序是如何运作的，除了……很慢。”

“心气得静下来，接受这个事实：这个过程是以神秘的方式运作的，将需要比你想象的长得多的时间。”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苏珊·诺赛尔（Suzanned Nossel）同意前述看法，“无线电静默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它一般是你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得到的唯一信息……它大概跟你个人并没有任何关系。”

政治任命过程是不透明的——对那些被挡在外面、无计可施的人来说，会觉得它不透明得毫无必要、冷酷无情。即使是背景优秀、很受欢迎、人脉广泛、成就斐然的人也经常被晾几个月甚至几年。“跟白宫的总统人事办打交道就像去机动车管理处，”一位前官员评论道，“跟总统人事办的]交流是单向的：你往他们那去。确认收到了电子邮件的回复是罕见的，检查你的申请状态的努力基本都是无果而终……要耐心。除非你是被提名的是内阁职务，或者你能调动高层影响，让他们几天之内就给出答复，否则还是老老实实地等着吧。等几天。等几个星期。等几个月。等很多很多很多个月......”

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赞同：“不要用力过猛。毁掉你的机会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让你认识的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都去袭击白宫工作人员。那可能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你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机会竞争某特定职位的情况下。”

总统人事办人员总是被来自各方面的要求淹没。他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一个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因此，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说不。对他们来说，你只是另一份文件，而文件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的生活已经够烦的了，别再去缠他们了。

另外请记住，招聘的大气候在每一届总统的任期内都会发生变化。“在现在得到任命跟在一年前是十分不同的两个过程，跟四年前比更是有天壤之别。”一位前总统人事办职员解释说。2009 年 1 月，有成千上万的竞选工作人员、金主、各领域的专家在找工作——但至



少也有成千上万的空位。这个过程是混乱的：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还没有定下来，高级官员可以从高素质而且想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候选人中确定他们的人选。

到 2011 年底，形势改变了。A 队——早期带进来的人——已被用尽；许多人已经离开或准备离开，总统人事办需要快速填补由于离职而留下的空缺，很有压力。有时候，这意味着要把有真才实干的专家换成白宫“欠了人情”但以前没能安排去处的人；在其它一些场合下，这意味着疯狂搜索简历数据库，去找一个能马上开始从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工作的人。

如今，许多职位都重新开放了：需经参议院确认的官职大多要换人，他们的个人助理也要离开（这也就是说，除了其它事情，还有大量“特别助理”的职位会招人）。但现在就像 2009 年，有整整一套竞选班子在寻求他们的应得的回报——但空缺职位却没有 2009 年那么多。不过，再过几年，形势将再次改变：总统人事办将再次拼命去填补由于人员用尽而形成的空缺。

培养禅师的宁静。

看到现在，你会觉得这整个招人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机性及撞大运的成分。有没有合适的职位恰巧在你找工作时招人？你是否在正确的时间结交了正确的人？你是不是——哎呦——在错误的时间惹恼了错误的人？（一位曾获参议院批准的被提名人这么说过：如果你不幸已经这么做了，那么“不要道歉；一不做，二不休。”）

所以，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让你的全部生活都绕着那点获得工作的希望转。你能做的其实只有让人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然后，不论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回去在你的职位上做出漂亮的工作。“想一下你希望奥巴马这八年为国家打下……什么样的的基础，”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于国务院和白宫工作的希瑟·赫尔伯特（Heather Hurlburt）说，“然后开始着手在政府外部建立它，与此同时看看你能不能进入内部。”

无论如何，也许你其实并不想得到那份政府工作。大量获任官员最后除了为了做而做的事，几乎什么也没干。“在白宫里有太多太多的人整天瞎忙，只因为自己有个白宫的胸牌，就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位前官员评论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职责，影响力也较小。

即使是那些获得了高级职位的人最后也往往感到沮丧。我问我的信源，现在他们所知道的事中，有哪些是他们希望四年之前就知道的，答复发人深省：



“我希望我那时知道奥巴马空谈多于行动。还有国会完全无法正常运作，对制定公共政策不感兴趣。”

“这个政府里的气氛不融洽；你办什么事都得通过白宫；如果偏离白宫的谈话要点/发出的信息，即使是在不经意间，那就意味着得挨骂，你的机构将被视为不合作者。”

没有人会感谢你的辛勤工作。相反：“在俄亥俄的草坪上插竞选标牌的人会说教个不停，叨叨着关于你是不是配‘为这位总统服务’的话。”[14]

裙带式的招聘导致“越来越差的绩效，小集团思想，知识和专业能力的缺乏，还有所有政府病中最致命的——只告诉老板他想听到的东西，而不是他需要听到的东西。政府机构正变得士气低落。”

“由于我们的财政状况和无知透顶的国会，未来 4 年将可能会比你想象的少一些乐趣。”

虽然这么说，但我认为在政府里工作的三年半（开始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然后于 2009-2011 年在国防部）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几段经历之一。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挫折很多——但我（基本上）是在同牛人共事，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并得以应对有意义的、有趣的挑战。当我离开时，我觉得我使世界变得更好了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正在试图找到一个政界职务，不要放弃。只是请记住：人和人的运气是有差别的。

译注

[1] 罗莎·布鲁克斯现任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和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以前曾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任职，是国家安全、国际法和人权方面的专家。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osa_Brooks 和 http://rosabrooks.com/

[2] 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Peoria）人口结构与全美相类似，同时，其文化特点又很能代表美国中西部文化的主流，因此，皮奥里亚经常被当作企业新产品的试销市场和公共政策的试行点。

[3] Phone banking，指竞选工作人员或者义务工作人员在装有好多电话的房间里，手持注册登级的选民名单，打电话跟尽可能多的选民连络，推荐他们所代表的候选人。参见：http://www.en8848.com.cn/e/DoPrint/?classid=9244&id=166120

[4] 约翰·克里是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 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败给小布什。克里经奥巴马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通过，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接替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



[5] 查克·黑格尔是共和党人，曾任参议员，经奥巴马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通过，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起接莱昂·帕内塔担任国防部长。

[6] 指美国官方出版物《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支持类职位（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and Supporting Positions）》，书皮为紫色，故得名 Plum Book。链接为 2012 版。

[7] 罗塞塔石碑是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 196 年的大理石石碑，上刻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在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8] SES 是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级别序列中极高的一档，如果用军衔作比较，大约相当于将级。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ior_Executive_Service_(United_States) 和 http://tw.myblog.yahoo.com/jw!ftrzrguDRkBT_a45J5c-/article?mid=109&prev=110&next=108

[9] 担任 C 计划职位的人负责制定政策，可以和一些关键官员进行密级较高的工作。参见：http://money.howstuffworks.com/white-house-job1.htm

[10]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是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的自治州，人口超过 95%为亚美尼亚人。1991 年 12 月 10 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宣布独立，但不被国际所承认。目前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亚美尼亚同阿塞拜疆之间对此地有长期的主权争议。

[11] 原文为“Moneybags”，“财主”的意思，在此取谐音。

[12] 原文为“Lather, rinse, repeat.”，直译为“打出泡沫，冲洗，重复。”这是在香波瓶子上常见的使用方法说明，后转化成俚语，用来表示某件事不可避免地会一再发生、盲目听从指示等含义。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ther%2C_rinse%2C_repeat 和 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rinse%2C%20repeat&defid=1717170

[13] 原文为“being That Guy”，大概指成了那个大家都讨厌的人。

[14] 在自家门前的草地上插上所支持的候选人的标语牌是美国常见的政治表态方法，因而，会插标牌的也是比较热衷于政治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你去拉票时（俄亥俄是关键摇摆州之一，所以在该州的拉票活动是很重要的），会被选民教育个不停。

（译文来自译言网，译者： swifters ，原文来自《外交政策》）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林珊珊：香港往事



林珊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 **江湖是一条不归路。他拿起一张餐巾纸：你说它沾上墨水了，还能变回来吗？可以洗白？不可能洗白。**

20 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南中国一隅的孤岛，开始扮演起特殊而意味深长的角色。战乱后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形态也在混乱中急遽变化。大量难民的涌入、政府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治安废弛、暴力丛生，为黑帮的疯狂滋长提供了土壤。

彼时，以国民党残军为主干、由大陆流亡至港的洪门支流十四 K，也迎来其史上最兴旺发达的岁月，短短数年，一举成为全港最声势浩大的黑帮团体，成员多达几十万之众。他们敲诈勒索、欺行霸市、组织贩毒卖淫、开设赌场、走私……最顶峰时，为维护党派声誉，他们公然与港英政府对抗，酿成香港史上最惨重的群体性事件。少年胡须勇正是被吸引到其中的一名小弟。

胡须勇出生于广东佛山一个地主家庭，1949 年随家人避难逃港，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在香港最底层挣扎成长的少年，加入黑帮之初，他曾追求公平与成功的梦想。经四十多年险恶江湖浴血打拼，他最终成长为十四 K 教父级人物。

回顾往昔岁月，在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们隐约看到香港黑帮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转型与运作内幕，看到隐秘江湖的欲望、挣扎与死亡，看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社会以及世道人心的沧海桑田。

1

每当台风刮起，胡须勇总会陷入对往昔的回忆。有时，他会开车到九龙南部的土瓜湾，对着一片住宅区呆上几分钟。昨日重现，他觉得一切仍在那里。

那时，住宅区还是金门酒楼，正对着卖香烛祭品的店铺。26 岁的瘦小青年为争夺赌档，将人砍成重伤，连夜逃到这里。他去酒楼喝茶，几个跟班遍体纹身，拳头都打起了老茧。

“你们哪来的？”一名本地青年瞅着他们，他是香烛店老板的儿子。双方打了起来。瘦小青年打服了本地青年，带着他们争地盘、收保护费、抢夺小巴线路……十多年后一个暗夜，本地青年翻越店门口的栏杆时，乱刀袭来。



“那是我第一个被砍死的小弟。”胡须勇说。38 年过去了。如今，他是香港黑帮“十四K”的 3 名掌门人之一。

8 月的香港，潮湿、闷热，我们来到这座国际大都市寻找他的故事。走进有着小喷泉的餐厅，摄影师老方说“找勇哥”。西装革履的服务生愣怔了半秒，迅速收敛起打量的眼神，毕恭毕敬将我们引到这位闻名香港的黑帮大佬面前。

身材清瘦，没有纹身没有刀疤没有金项链，两撇胡须温和地弯着。大佬放下手中的西瓜汁，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香港治安很好。”似乎是为了打消可能的紧张，他这么强调。

窗外的尖沙咀东部依傍维多利亚港，满是星级酒店和购物广场。每天，来自内地的旅游大巴停靠于此，运来一拨又一拨大陆客。他们穿梭于广场，走进免税店，豪购各类奢侈品。四处洋溢着服务生的标准笑容、清淡的港式普通话。走在街上，红灯停、绿灯过，秩序井然。尽管拥挤，这座城市仍保留了一些不被消费占据的公共空间，供市民及党派组织自由集会和表达。至于品目繁多的政治娱乐新闻八卦，则充斥于花花绿绿的报刊。

“香港没有秘密。”胡须勇感叹。

这天，香港报纸的头条是：警方打掉一个疑似通过黑帮买票贿选的庞大黑金集团。在这则新闻里，香港元朗多名乡委会主席与黑帮和胜和、十四 K 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公之于众。

“这帮家伙被抓，估计是做做样子。”胡须勇说。尽管黑帮在衰落，可它“就像细菌，就像太极的一极，只要有人类、有利益，它就永远不会消失”。官商勾结带来的利益交换，为黑帮渗入提供了土壤。胡须勇却态度坚决：“政治高危，我不掺和。”

接下来几天，我们讨论了政经问题、社会变迁，聊起江湖往事、爱恨情仇，最后，还聊到了人生。他做了这么一个比喻：人类就像一叠从天台洒落到大街上的白纸。马路上有各种颜色等着它们，空中大风吹，它们随之飘落，被染成五颜六色。有时可以选择，有时不可以——左边是黑，右边是黑，前边是黑，后边还是黑。

江湖是一条不归路。他拿起一张餐巾纸：你说它沾上墨水了，还能变回来吗？

可以洗白？

不可能洗白。

2



潘志勇是在 1949 年离开佛山的，他是地主家 1 岁大的少爷。兵荒马乱的年月，土地革命中地主命运悲惨的故事不断从北方传来，恐慌笼罩着这个南方家庭。这一年，他成了 80 万逃港流民中的一员。

彼时的香港，正从港口转到工业城市型。此后 20 年，大陆每一次动荡，都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涌入，他们成为最低贱廉价的劳动力，浇筑起日益庞大的工业巨城。

少年潘志勇在新界的贫民区长大、入学，父亲期冀他有朝一日成为社会精英。他至今念念不忘，小学三年级，他从全班第 44 名奋斗到第 3 名。之后成绩持续优秀，还在少年唱诗团担任团长。

初中二年级，在亲戚资助下，他转到英文学校——在这块殖民地，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挤进上层社会必须的门票。在那所学校，从第一天哑巴式的自我介绍开始，他感到强烈的失落。几乎听不懂课，也不敢开口讲话，“就像透明人，无人嘲笑也无人问津。”他开始用打架的方式唤起他人注意。

很快，经济爆炸中的香港向他展开另一面——暴利汹涌，秩序却尚未健全，那是黑帮厮杀争夺的丛林。

那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黑白勾结，治安废弛。江湖故事熠熠生辉：60 年代吴锡豪随难民涌入，几年后成为帮派领袖，一代毒枭；探长吕乐身价 5 亿，足以收购半个九龙……无数像潘志勇这样的年轻人，被撩拨得热血沸腾。短短数年，香港的黑社会成员飙升至三五十万，活跃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帮派。

十四 K 是彼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由国民党将领葛肇煌创立，1949 年迁徙到香港，并在 7 年后推动了著名的“双十暴动”，被视为国民党残余向左派工会的疯狂反扑。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行，署理港督戴维遂下令格杀勿论。驻港英军枪炮齐开，动用装甲车，逮捕了一千多暴动人士。“内地移民躲避战火而来，谋生艰难，经济状况不佳，加上政治挫败感……”多年以后，学者刘蜀永试图解释，被拆除的青天白日旗，为何会酿成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

潘志勇接触到十四 K 时，它已经拥有 8 万会员。他全然不知它的历史，只注意到，十四 K 的古惑仔“穿的衣服都比较好，去的地方比较繁华”。

潘志勇并未正式加入十四 K，而是跟了一个大佬，行话叫“挂蓝灯笼”。他蓄起长发，不久就收到第一个砍人的指令。他带着 4 个少年，手持长刀，去抢夺一个赌档。他还记得，“一路上一直听到自己强劲的心跳声，感到它简直就要跳出来了”。可当举刀追砍过去，紧张与不安瞬间消失。几次之后，砍人就是家常便饭了。



也曾收手。17 岁有了第一个小孩，他断断续续打起工来，捡保龄球，进塑胶厂、制衣厂，最终升到了师傅的职位。然而大师傅间也有勾心斗角，他所在的派系长年受压制，上升路途渺茫。

一个晚上，10 号台风刮过香港。上完夜班，潘志勇站在高处望向公园，万物凄凉，感觉“人生就像草木”，遂作诗一首：“狂风雨过又天晴，眼前景物感凋零。草木难奈纵横雨，人生何堪冷暖情。”重出江湖。

上世纪 70 年代，比他大 8 岁的佛山老乡李小龙，凭借中国功夫蜚声海外。潘志勇备受鼓舞，学起功夫。“我要成为大哥”，成了他的信念。

起初是勒索打劫。有一次，他从地下赌档抢了十多万港币，一出门便被警察重重围住。他称对方欠债不还，被放了出来。

打劫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得发展小弟，打出名声，树立“霸气”。霸气是江湖人的通行证，先从外表开始。他蓄起胡子，从此江湖人称“胡须勇”。

3

奔驰汽车在仁仁麻雀馆门前停下。“你别拍，我跟兄弟打个招呼先。”胡须勇叮嘱老方，走下轿车。片刻，电话挂断，麻雀馆大门打开。店员们列队两旁，笑容夸张，齐声高喊“勇哥”，其中一名递上了红包。

这是他结拜兄弟开的场子，客人大多来自大陆，他们面无表情，沉浸其中。胡须勇向我们介绍，“这是香港最早打大陆牌的麻雀馆。”

2003 年 CEPA 签订之后，大陆开始了香港自由行。彼时的大陆像一座无处安放的欲望矿山，而香港老板们则是闻到野味的猎狗，他们纷纷用大巴把客人接过来，提供“一条龙服务”。萧条多年的麻雀馆焕发了金灿灿的生命力。

“勇哥慢走。”店员们一路跟随。一个女人打开店门，嗲着声音向他道别。胡须勇前脚迈出，顺手摸了一把她屁股，开着玩笑，“是不是垫的啊？”女人娇嗔：“当然是真的啦。”

大门关上。胡须勇轻声说，“我离开这里十多年了。”

砵兰街的夜晚黯淡而冷清。近二十年来，它屡遭强力打击，色情业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朗豪坊，2004 年在此落成的大型商场。奠定胡须勇江湖名声的九龙麻雀馆已不复存在，如今变成了停车场。胡须勇站在门口拍照，保安瞅了他一眼，重新投入到手中的报纸。他回想当年……



“你行不行啊？”九龙麻雀馆老板打量着 27 岁的胡须勇。1975 年，这里是全港第二大麻雀馆，几乎是最乱的场子。

胡须勇惴惴不安，他打劫失败、十赌九输。他告诉自己，惟有豁出去搏出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于是对老板说，“装上电动门，给我买 30 把砍刀。”老板答应，只要能镇住场面，就给他每月 7500 港币薪水，一天一围台饭、一条香烟。

对手是被称为“大圈仔”的广东青年。大陆还处在“文革”的动荡中，“大圈仔”历经红卫兵武斗洗礼，游离于上山下乡潮流之外，成帮结派到香港勒索打劫，跟香港黑帮火并，然后逃返大陆。胡须勇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大圈仔”是《新知》杂志里最凶悍的主角，在九龙麻雀馆，他们勒索老板、踢场惹事，本地黑帮也不愿招惹他们。

7 天之后，和“大圈仔”的战争降临。胡须勇关上电动门，二话不说，带着小弟乱砍一通，麻雀馆的地上血流成河。老板躲在里屋通过摄像机观看，出来后满脸畅快，拿出一叠钱让他们去桑拿。

胡须勇一战成名。他靠着一股狠劲，摆平了那些打劫的、踢场的、出千的、欠债不还的……黑帮中人背后议论，胡须勇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那几年，胡须勇几乎不回家，坐镇在麻雀馆的阁楼里。他总是一大早起床，把小弟一一拍醒，打沙包、练拳脚，预备着恶战随时到来。每隔几天，他总会接到电话，听到各种通牒，“我要宰了你！”类似的场景数十次上演：一帮人持刀冲上阁楼，但总被胡须勇自制的机关和狼牙棒击退。

“每分钟都可能丧命。”有两次，在深夜的大街上，几十号人举着砍刀冲了上来，他都侥幸逃脱了。他说自己的原则是绝不妥协，只要砍不死，就会穷追不舍。这个圈子中，利益是零和的，“每个人都想抢到最多的地盘，巩固地位，并打击那些也想摊分利益的人”。两年后，在暴力维持的丛林中，他屹立不倒，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对手纷纷与他讲和、结盟，去对抗另外的入侵者，或是吞食下端的野心家。

4

砵兰街这条不起眼的狭长街道地处旺角，曾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风光。1970 年代，香港色情行业起步，在此踩下深深的一脚。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亮起的红黄灯箱释放出城市的欲望，本港小姐、北姑、俄罗斯女孩，应有尽有，价格不一。姑娘们扑着厚厚的粉底，酥胸半露，各怀心事。黑帮电影中那些老大、混混、妓女、嫖客间的故事，就在这条街上展开。警界著名的“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O 记)”最初亦诞生于此。

每个色情“架步”背后都有保护他们的帮派。“12 点后我话事”，是黑帮的豪言壮语。



帮派各据山头，时不时上演混战。胡须勇是砵兰街当年的霸王，他们穿梭在大街上，对姑娘们评头论足，看人不顺眼，随时拉到后巷揍一顿。很长一段时间，他享受这种主宰他人的权力的快感。

如今，他坐在五星级酒店，回想砵兰街往事，看到的是一个无聊青年的形象。不过，他欣赏自己一点，很多大佬靠女孩积累起巨额财富，他却只看场子，“没法接受做一个龟公”。他更喜欢赌博，即便千金散去也不在乎。

这条街上，有肉体买卖，有毒品交易，有人经营赌档，有人贩卖棺材……要摆摊开档，都得向他们交钱。跟一些档主认识久了，胡须勇就不收保护费了。交换条件是，“打架的时候，你要来帮忙”。他迅速扩张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大陆难民不断涌入的年代，他还去抢荒地、建木屋，以 5 万一间的价格租给他们。

他和警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74 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还和他们维持着地下交情。这是他行走江湖的保障。在砵兰街，我们见到了他的一个小弟，如果不是在 2004 年被卧底揭穿，他至今还是一名警察。

胡须勇实现了他的“大哥梦”。他时常有英雄般的自我认同，当年的“蓝灯笼”成了十四K“毅”字堆的话事人（共有 36 个分支）。在庄严的入会仪式上，斩下鸡头，割指滴血，三百多人头戴帽子，半跪半站，全身不可携带金属。“抚台”胡须勇穿梭其中，手执大刀，“啪啪”拍过他们的脊背。

他不爱言语，不准底层小弟和他说话。他要提防“坏人”——“表面上和你是朋友，约你去作案，然后勾结警察把你抓起来”——这样的事他见得太多。他丧失了安全感、亲密感，从不想象明天或是终点。“今天不知明日事”，一切都是未知的、不安的、刺激的。他离了婚，没有固定的情人，常常是做完爱，就不想另一个人躺在身边，更不愿再要一个孩子，“养很容易，育很难”。江山巩固后，他才会抽空回家看看 4 个孩子。

两个女儿已经长成少女。有一天，他在桌球室发现了她们，大发雷霆，“竟然和一群不三不四的古惑仔混在一起。”他冲上去拉开女儿。“你是谁？”男孩们向他挑衅。他把他们痛打一顿，对着女儿怒吼：“再敢和他们混，连你们也打！”

“我很害怕她们堕落。”胡须勇描述当时心境。

什么是堕落？

就是做妓女，吸毒。



他总是谴责前妻不好好看管孩子，但自己也停不下来。跟随他打江山的兄弟也在成长为大佬，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他要撑住他们。四十多岁时，小弟间出现纠纷，他遇上了最强劲的敌人——同门“九指华”。两人相互追杀三年多，由十多个中间人斡旋讲和。

十多年后，“九指华”成了一起碎尸案的主角。他帮人向 60 岁的同门“差佬文”追旧债，冲突中，刺中“差佬文”心脏，随后将之煮熟、碎尸。

那是 2008 年，已经是另一个香港了，涉案者纷纷落网。

“过去只要抓到一个人就能结案，现在要全部捉拿归案。”胡须勇这么描述时代的变化，“如果过分了，肯定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他们要适应新的丛林。暴力狂欢的年代一去不返。金钱是最大的逻辑，而金钱并不总随暴力而来。这里有着更复杂隐秘的法则。

5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敏感的胡须勇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变化。

“改革开放”在沿海试验田里轰轰烈烈展开。香港的工厂大规模北移，港商们在内陆开始新的冒险。阿 John 是其中一位。70 年代，他随家人从内地迁移到香港，兄弟几个在旺角庙街摆摊，时常打架，靠着暴力野蛮生存。80 年代初，他刚过 18 岁，便到东莞办起了工厂。那时他不可能知道，十多年以后，他将再次赤贫，回到香港；他将结识胡须勇，成为帮派新一代的中坚力量。

80 年代是香港的流金岁月，它以世界金融中心自居，新贵崛起、秩序重建，黑帮的街头空间慢慢萎缩。然而商机俯首可拾，他们做起生意，或以服务的方式渗透到各行各业。

胡须勇至今后悔没有进军地产业。在房产热的那些年，黑帮排队买房的奇观一度占据着报纸的大幅版面。

他对九龙麻雀馆情有独钟。他为之看场而成名，成为小股东，之后是大股东，最后拥有了它。这是他第一份生意，也是多年的梦想。

后来，赌球成了港人更喜欢的赌博方式，97 金融风暴的重创使生意更为萧条，他熬不到未知的 2003 年，600 万卖了营业牌照。

香港电影起飞的时候，和向氏兄弟一样，胡须勇也是涉足其中的淘金者，在富艺电影制作公司持有 10%的股份。大股东蔡子明曾和胡的小弟一起在国外贩毒，两人通过这名小弟结识。



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一切欣欣向荣，又在黑暗中挣扎。人们会怀念那些书写义薄云天、血色浪漫的黑帮片的辉煌，也难以忘却被枪指着头拍戏的刘德华、掌掴梅艳芳又被暗杀的片商黄朗维。一年之后，嫌疑凶手陈耀兴被穿过大街的飞弹击中丧命。

尽管黑帮片是香港电影中最成功的典范，胡须勇却几乎不看。

一代英雄偶像小马哥手持机枪扫荡而过——浮夸！“藏枪就可以判 7 年监禁！”

“警察局里警察最大，黑帮怎么可能那么嚣张？”——幼稚！“现实中我对他们客气，他们也对我客气。但电影里你坐得直，他们就骂你坐得这么直，真的很无聊。”

最重要的是，作为超级大佬，胡须勇“不想看小弟戏”。

无论大佬还是小弟，电影只是生意。和蔡子明合伙的那些年，他们搞掂了李连杰、尊龙、杨紫琼等大腕明星。

关于往事的众多传说中，有一则是这样的：蔡子明的一部电影等着刘嘉玲开拍，刘迟迟不来，蔡子明大为光火，于是“派人教训了她”。最终刘嘉玲演了配角，“很快就在戏里被人打死了”。12 年后，刘嘉玲受虐裸照刊登在《东周刊》，引发演艺圈集体抗议。

1992 年初，《家有喜事》的拷贝被蒙面人劫走。胡须勇说，打劫者叫陈志明，这人还企图抢走李连杰。当时，蔡子明在争夺李连杰的官司中获胜，可对手嘉禾公司还在上诉。有一天，陈志明持枪到蔡的公司，威胁员工，声称要李连杰为之拍戏。蔡子明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接下来，双方约到香港富豪九龙酒店的大堂咖啡厅谈判。

在胡须勇的记忆中，经过是这样的：

陈志明称他有总公司撑腰，蔡子明问其姓名，对方回答“龙的传人，黄土大地”。

胡须勇怒了，“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啦，不拍又怎样？”对方威胁：“你给我看着。”

蔡子明踢开桌子：不怕你看着！买单！双方瞬间都亮出枪支，胡须勇立即大喊：都别动！不许拔枪！

随后几天，蔡子明去追杀陈志明。第四天，蔡死在办公楼门口。胡须勇看过警方提供的现场照片，“整个头都爆了”。他说，“两个假扮成保安的杀手往蔡子明头上打了 9 枪，就像电影一样。”而来历不清的陈志明，从此销声匿迹。

蔡子明被杀这一天，他和李连杰谈了《新龙门客栈》的拍摄计划。10 个小时后，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后来，徐克的《新龙门客栈》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蔡子明的故事为这部电影写下注脚——当下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人们已经忘了他这个匆匆过客。



多年以后，当我向胡须勇提起蔡子明，他正好从富豪酒店地下的夜总会走出来，从窗口看到了当时谈判的座位。二十多年不曾提起的记忆倏然复活。

“不该投资不熟悉的领域。”胡须勇叹了口气。

6

胡须勇最熟悉的领域还是赌场。与香港隔海相望，是全世界最大的赌城之一，澳门。

澳门黑帮大佬“摩顶平”带着他过境，不需要查证。胡须勇回忆起来，仍是惊叹的口吻。那是 1988 年的澳门，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岛城是冒险家、大玩家的极乐之地，财富丛生、群雄争霸。“摩顶平”和“街市伟”介绍澳门十四 K 的“崩牙驹”与他相识，那时这几个人还未反目。街市伟是香港的通缉犯，在澳门混迹赌场之初，和摩顶平合作无间。

也在这一年，澳门葡京赌场开始了迭码仔及包厅经营机制。“迭码”类似中介，介绍人去赌场，转借高利贷以赚取佣金。这吸引了很多香港黑帮加入，胡须勇也带着小弟奔赴澳门，开始新的淘金之旅。“当时何鸿燊包了赌厅，差不多是总代理，我们是代理。由何鸿燊定佣金，他定十，我们拿八。”

新的利益催生新的关系，1988 年赌场改革涉及庞大的利润，黑帮大佬们为赌厅承包权，开始明争暗斗。一年后，崩牙驹与街市伟联手赶走摩顶平。崩牙驹出庭指证摩顶平是一起凶杀案主使，摩顶平被迫逃离澳门。再过几年，崩牙驹和街市伟关系破裂，黑帮混战，在澳门掀起血雨腥风，上演了机枪扫射新世纪酒店新赌厅大门的疯狂一幕。

胡须勇不愿卷入纷争，回到香港，仍和这几派维持着平衡关系。崩牙驹来香港，胡须勇总会和他见面。崩牙驹个子比他还矮，但气势逼人，喜欢豪赌，手气不好时，牌也不开就大摇大摆走了。

有一年，崩牙驹追求香港一名女星，包下了舞厅。胡须勇到场后，发现所有人兴奋过头，“都没有了尊严”。崩牙驹递给他一颗药丸，说是荷兰产的摇头丸。胡须勇没见识过，说，你吃我也吃。崩牙驹把丸子扔进嘴里，胡须勇也吞下半颗。然而崩牙驹把嘴张开，药丸还在舌尖下，胡须勇已无法自控，摇晃起来。

“那时的摇头丸质量真好。”胡须勇感慨。之后，他上瘾 6 年，每到舞厅，12 点过后他就特别想嗑上一粒。但除了摇头丸，他不抽烟也不吸白粉。他曾看到过亲哥吸破喉咙而死。胡须勇说，古惑仔刚入道时，会爱上纹身和吸烟，让自己显得更有型，可“吸烟的大多染上了毒瘾”。那往往是大佬控制小弟的手段。

据说崩牙驹不吸毒，因为他随时准备去战斗。回归前的澳门，葡萄牙政府撒手不管，崩牙驹叱咤濠江，还接受了美国的《时代》和《新闻周刊》的专访。胡须勇劝他低调，否则难



逃制裁。果不其然，1998，回归前一年，崩牙驹被捕，判处 13 年零 10 个月的监禁。审判时，澳门发生多处爆炸和纵火案，最终其党羽纷纷落网。

在香港，黑帮转型平顺许多。

他说不清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年代。过去，他们横行街头，身体是最大的赌注；如今，要靠“暗算”——胡须勇形容为“阴阴湿湿的”。

2000 年，他参股经营的香港“348 的士高”，一度旺到了极点。他意气风发、北上发展，却铩羽而归。在深圳，他开了一家舞厅，后来发现营业时间从通宵改成了凌晨两点前，检查收费的名目更是繁多。

2002 年，珠海“348”开张。试营业首日，千余宾客跳舞狂欢，几百名警察突然冲进舞池，给胡须勇扣上手铐，几支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他被怀疑从事黑社会活动，并藏有毒品。在警方要求下，他脱下外套，当着所有宾客，面壁蹲着。珠海“348”没开业便倒闭了，香港“348”也因频发打架吸毒事件，被终止营业。

经历了这么多，他总结出，“人性是共通的，充满了狡诈。”

7

土瓜湾的一条小巷入口，胡须勇身着红色花衫，光脚套着黑皮鞋，在摄影师老方的镜头前撇嘴皱眉。旁边花店里满头银发的阿伯一边插花，一边搭讪，“去巷里的火锅店拍啦，《无间道》就在那里取景。”

这一天，胡须勇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中国功夫，64 岁的人，身手依旧敏捷。拍完照，他又把椅子一张张叠回去。阿 John 一直跟在身边，他身材魁梧，挂着粗大的金项链，白色紧身衣和格子紧身裤，勾勒出强健的肌肉。聊起黑帮电影，他耸耸肩，觉得演员“缺乏内涵”——“我站出来，比他们有型多了。”

那个去东莞掘金的阿 John 回来了。十多年里，工厂一度扩张到拥有 2000 名工人，后来还开了夜总会和桑拿。他做得风生水起，直到 1997 年金融危机来临，一切化为泡影。

回到香港，一切归零。他先是摆摊卖鞋，后又开出租车。金融风暴重创后的香港满目疮痍，阿 John 重燃起暴力争夺的念头。2003 年，他挑起“小巴战”和“的士战”——谁掌控了线路，从此经过的小巴就得向其缴纳几万块的加盟费以及每月几千的使用费。或者干脆垄断路线，自己运营车辆，不许其它人加入。

当时，他的盟友是胡须勇的一名小弟，在该小弟引荐下，阿 John 拜胡须勇为大哥。当阿 John 们和对手谈判时，帮派背景是重要的筹码。



多年打拼，胡须勇已是江湖上一块金字招牌。真正的老大，名声往往是江湖和岁月赋予的，在这个有着十多万会员的帮派里，胡须勇这样的元老级大佬仅有两三个。

2010 年，十四 K 创始人葛肇煌之子葛志雄去世，帮派中人推选胡须勇为香港十四 K“坐馆”，以结束帮派松散的局面。“坐馆”是组织赋予的掌门人名分，实际利益在于对帮派共同资产的管理权，这些资产往往是赌场、麻雀馆或其它营业场所。在香港其它的帮派里，“坐馆”选举角逐激烈，但刚刚大病初愈的胡须勇不愿担当此任。作为组织并不严密的帮派，十四 K 的坐馆位置至今空缺。

对黑帮的低层而言，行走江湖的身份识别更多在于跟随某个大佬，而非帮派。与此同时，黑帮仪式也在式微，红棍、白纸扇或是草鞋的等级标签不再重要。过去，他们每天出门要拜关公；现在，胡须勇会组织主要成员进行一年一拜。拜的必须是穿黑鞋的关公，以区别于警察拜的红鞋关公。

作为招牌的胡须勇，甚为爱惜自己的羽毛。对那些利用他招牌的人，他的底线是，不能损害他的名声。香港有 3 个叫胡须勇的黑帮人物，其中一个是张柏芝的爸爸。最近，他因向地产店泼油漆，被拘捕了。他欠过许多赌债，有些被误算到招牌胡须勇头上。小弟们气不过，招来张父，令其改名，并强行剃去他的胡子。但胡子很快又长了出来。

如今，胡须勇不轻易招收小弟了，他有着更严苛的标准——除了能打，还要“聪明，有商业头脑”。他的势力遍布尖东，将场子交给小弟打理。大多数事情，他已无需亲自出手了。他开始变老，但茁壮成长的小弟们会努力维持他的招牌，并组成松散的联盟。新加盟者也渴望它成为自己的护身符。某种意义上，胡须勇正在把他的资历变成一种精神，它是帮派成员们利益组合的无形规则——在险恶丛林中，无序不利于利益的巩固。

阿 John 说，老大、自己、同门兄弟各做各的生意，业务上没有交集，但每当需要争夺、谈判，他们就会相互支持。

支持的形式通常只是“晒码”——彰显后盾的实力。与世界发展主流同步，热战年代过去了，仍会开发“核武器”，作为生存的保障。“我们不喜欢暴力，在香港，使用暴力必然要付出代价，每个人都会理性衡量，代价是否值得。”

现在，阿 John 的小巴和的士线路已经稳固，已交给小弟打理。他有了自己的车行，“这是正经公司。”他强调。一路上，电话不断，他时而讲着粤语，时而操着流利的普通话，时而满口英语。

“时代不一样了，”胡须勇反复感叹，“过去，‘打’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排到了最后一位。”



对胡须勇这种级别的大佬，生存空间变小，反而让他们更能维持关系的和平。过去他决不妥协，吃点亏就会气得睡不着；现在他主张和气生财，利益分享。渐渐地，大佬们的沟通越来越多，他们对彼此的实力都有大致的掂量和共识。“小弟间的纠纷，通常打个电话就协商解决了。”

夜总会的一个妈咪说，有时大佬们到夜总会谈判，闹得特别凶，拍桌子砸杯，其实事先都沟通好了，各自出多少钱，砸烂几个杯，请几个小姐在旁尖叫作惊恐状。最终讲和，歌唱“友谊万岁”——其实就是演给小弟看的一场戏。

向胡须勇讲起这个段子，他笑了，“也没那么戏剧化”，但他们都学会了“给对方金楼梯下”。

8

夜里 11 点，胡须勇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轿车穿行在深夜的街道，整座城市安静下来。购物的旅客早已拉着鼓鼓的箱子，疲惫而满足地归去。胡须勇向窗外望去，看到阒寂的大富豪夜总会，一个新的免税店将取而代之。轿车拐出尖东广场，每隔几秒就能看到一个连锁化妆品店的硕大招牌。他所熟悉的纸醉金迷，或是亲切的本港记忆，正在消逝。“那些祖祖辈辈经营下来的小餐馆，说没就没了，变成了 LV 包店。”

LV 包式的街景似乎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一面，而当我们走进 333 酒吧，香港呈现出它隐秘的一角，仿佛穿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昏暗的灯光似乎混合着尘土，老旧的皮椅用胶带封起它的伤口。低矮的舞台上，一部小小的点唱机，播着二十多年前的老歌。人们划拳喝酒、尽情歌唱，装扮型男型女，走近看，却架着老花镜。都是中老年了。

一周里，胡须勇有四五个夜晚在这里度过。尽管自己开了一家中小型夜总会，并且只用香港小姐坐台——这象征着高档，但交给女婿打理，他更喜欢来这里。

“勇哥！勇哥！”小房间里，几十个男人涌了进来。正好遇到黑帮大佬们聚会。他们大声寒暄，轮番敬酒。服务生是一名中年男人，每喝过一轮，他会迅速换上新杯。

每个大佬身边都跟着几个沉默而魁梧的手下。一名“坐馆”向胡须勇介绍来自法国和日本的帮派人物。之后，一名十四 K 的中层，恭恭敬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和邀请函递给他。那是一个评选活动，封面上还有某个大人物的题词。

“中层”扶好老花镜，指着签名说，“勇哥，你是我们的大哥，但他是最大的大哥。”一片哄堂大笑、啧啧赞同之声。一个帮派高层搂着“勇哥”对着我们的相机总结：我们现在不讲社团，讲集团……



这个夜里，勇哥和几个女人猜拳斗酒，不时唱上几首老歌。一个佛山工厂的老板四处逢迎，他告诉我最近经济持续低迷，工厂濒临倒闭，他想来这里看看有什么资源，但没人理会他的痛苦。另一些人，则在角落瑞安静地打牌，似乎外面的世界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酒吧老板之一是一名退休的反黑警官，退休警察们也喜欢来这里。无论斗争或是合作，他们生命最好的时光都耗在一起。现在，他们正一同老去。另一名老板是张柏芝的大姨妈，混血儿张妈也时常来，她总是用力眨着双眼，在人群中静静地待着。

胡须勇说，他喜欢这里，总感到特别温暖，似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2005 年，他查出了结肠癌三期，两年后癌细胞扩散到肝。他切了 6 成肝，经历了 12 次化疗，每次化疗持续五十多个钟头。到第 7 次，他差点从窗口跳出去。最终还是不服输，这么多打打杀杀都活过来了，还斗不过癌症么？

2007 年，他刚从医院出来，就走进了法庭——他被卧底指证，3 年前一次聚会中，他自称三合会成员。在香港，自称黑社会，是要定罪的。

随后，他被关进香港最大的赤柱监狱，黑帮称之为“大祠堂”，羁押的全是重刑犯。在里面，他遇到了 1984 年手持 AK-47 步枪打劫珠宝行的叶继欢，这个 1989 年越狱后又数度打劫、和警方枪战下身中弹的悍匪。胡须勇看他坐在轮椅上，状态衰颓，想着他终将老死在监狱里。

无所事事的犯人挑战他，和他切磋功夫。几天下来，他发现双脚无力——自己真的老了。他不打了，学起了英语。他和一名前警官进行技能交换，他教前警官功夫，前警官教他英语。出狱后，胡须勇还买了快译通，坚持看英文书，他对这名狱友说，一天学 10 句，一个月就 300 句啦。

现在，他要学回来。他要从那个自卑的节点，重新自我实现。他读人物传记、读励志故事，有时会幻想，如果不入黑社会，是不是也能成为成功人士？

不管如何，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会他从未参加，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会令人躲避。他最羡慕的是那些幸福的家长。不久前，他和一个朋友见面，胡须勇从未见他笑得那么甜蜜，那时他正在说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每当这种时刻，他就有些后悔。可他又拒绝后悔。毕竟，自己仍是一个幸运的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胡须勇再次唱起这首老歌。每年生日他都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边唱边看哪些人缺席了，那往往意味着死亡——死在台北高速公路边上，头中两枪的小弟；出了香港边境后人间蒸发的小弟；在后巷突遭袭击的小弟……胡须勇回忆往事，指着身边的阿 John 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他也是听故事。



阿 John 知道的是同辈的故事。2009 年一个夜晚，“尖东霸王”李泰龙坐在胡须勇的夜总会里，这名外形出众的黑帮新星是古惑仔们追捧的偶像。胡须勇搂着他和一个干儿子合照留影，还念着“左青龙右白虎”。一个多小时候后，泰龙从夜总会走出，开往香格里拉酒店。当他走下汽车，一辆车将他撞倒，他被仇家砍死在了酒店大门口。

这些死亡故事曾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也会有几天，让圈中人见面时多了些话题，很快又消逝在麻木中。“100 个加入黑社会，99 个没有好生活。”胡须勇总结。一切无法重来。一天，我们路过他当年做工的工厂，发现工厂早已倒闭，四处贴着反拆迁的标语。

胡须勇唱了一首又一首。凌晨 4 点多，猜拳的人相继散去，一个胖女人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也许他会想起 50 岁时交往过的那个女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她给他发了许多鼓励的短信。后来她说自己也得了晚期肺癌，胡须勇当时不以为意。等他从监狱出来，才知道她已经死了，胡须勇大哭一场，从此爱上了言情小说。

自从学会英文，他觉得自己唱歌感情更投入了。轻柔音乐再次响起，他扭动身躯，闭紧双眼，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on my mind.

有一天夜里，一个女人走上去跟他合唱。她说，勇哥，三十多年前我很喜欢你，可你爱的是我隔壁那位。他望着这个老去的女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当年那些女孩的模样。

（感谢实习记者罗杵增、吴玉光、黄露、唐子湉的大力帮助）

（本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自我里的他者┫

欧文·亚隆：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


欧文·亚隆：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终身荣誉教授，国际精神医学大师

“

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是治疗师一方面如此强调和病人的亲近，一方面其职业的重要危险之一就是孤独的体验……在每一次的治疗中都充满了亲密感，但是这种与病人的亲密感并不足以支持治疗师的生活。自己为一个人是一种关系，而既为自己又为其它人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

注意职业危险

心理治疗的温馨设置，例如舒适的座椅、有品位的装饰、温柔的话语、共同分享、温暖、亲近的关系等等，经常会掩饰这个职业带来的危险。心理治疗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职业，一位成功的心理治疗师必须能够忍受这个工作必然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挫败感。

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是治疗师一方面如此强调和病人的亲近，一方面其职业的重要危险之一就是孤独的体验。治疗师通常是孤独的，每个工作日都在进行一次接一次的治疗，除非作出很大的努力在生活中建立一个同事的活动圈子，否则也很少有机会见到其它同事。当然，在每一次的治疗中都充满了亲密感，但是这种与病人的亲密感并不足以支持治疗师的生活，这种亲密感不能够代替治疗师与朋友和家人之间深刻而充满爱的关系带来的字样和更新。自己为一个人是一种关系，而极为自己又为其它人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通常，治疗师会忽略个人关系。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全部的生活。在每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我们感到已经给出了太多的自己，对于更多的关系的欲望已经被掏空了。而且，病人是那么感恩，那么崇拜，那么理想化自己，治疗师会冒着忽略家庭成员和朋友重要性的风险，因为他们不能意识到我们的无所不能。



治疗师的世界观本身就是孤独的。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关系，他们有时候会对社交仪式和冗节失去耐心，不能忍受在一般社交场合中肤浅的萍水相逢和客套的社交谈话。在旅行的时候，一些治疗师避免和其它人接触或者对自己的职业有所保留，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公众的不合理恐惧或者贬低，也厌倦了他人的过度褒扬，厌倦被认为有读取心灵密码的能力或者能够为多种多样的问题提供解答。

虽然治疗师应该避免在每日工作中的被理想化或者被过度贬低，但通常他们很少能够做到。他们经常会体验到自我怀疑或者自我夸大的情绪。包括这些自信心上的动荡导致的所有内部状态的变化，都需要被治疗师仔细的关注和检查，以免影响到治疗工作。治疗师生活中遭遇的事件，例如紧张的关系、孩子的出生、抚养孩子的压力、丧失亲人、婚姻不谐、离婚、突发事件、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生病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可能会极大的增加治疗的压力和难度。

所有这些职业上的危险会受到治疗师工作计划的很大影响。如果面临个人经济的压力，治疗师可能会安排每周 40~50 个小时的治疗，这时治疗师处于很大的危险下。我通常把心理治疗看作是一种感召而不是一种职业。如果累计财富而非提供一种服务是主要的动机，那么成为一个治疗师可能不是很好的职业选择。

治疗师的效能丧失干也和所进行治疗范围有关。过度专门化，尤其是针对那些伴有巨大痛苦和不幸的林临床领域，例如，濒死的人、或者严重并且慢性功能丧失的个体、或者精神症患者，都回给治疗师带来很大的危险。我相信治疗师治疗实践的平衡和多样化会有利于治疗师自我的更新。

在前面，我谈到治疗师越轨与病人发生性方面的关系，我指出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与其它任何一种包含权力差异的剥削关系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但是一个重大的不同是，治疗关系的强度加大。治疗关系的纽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在这个关系中，有多少东西被展现、多少被询问、多少被给予、又有多少被理解，不但病人会感到爱，治疗师同样会感到爱。但是治疗师必须把这种爱限定在博爱的范畴之内，而不能使她滑向性爱。

在治疗师生活中的所有应激中，有两种是最为在男性的：病人的自杀和因为治疗失当带来的法律纠纷。

如果我们和受到困扰的病人一起工作，就永远会存在着病人自杀的可能性。大概 50%左右的有经验治疗师经历过过去的或者当前病人的自杀、或者是一次严重的自杀企图。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治疗师也会被震惊、悲伤、自责、无能感和对病人的愤怒所折磨。

在面对治疗失当的法律纠纷时，治疗师会体验到同样强度的痛苦情感。在像今天这样的诉讼时代里，有能力和正直诚实并不能给治疗师带来保护，我认识的几乎所有能力很强的治



疗师都会至少遭遇过一次法律纠纷或者被威胁要诉诸法庭。治疗师在经历诉讼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被背叛的感觉。治疗师把自己贡献到一个服务行业，总是尽力帮助病人成长，在经历了法律诉讼之后，治疗师会被深深的震动甚至有些时候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治疗师进行初始评估的时候，一个从前没有过的、让人不愉快的想法可能会时时出现："这个人会不会起诉我？"我个人知道有治疗师因为治疗失当的法律诉讼而带来过大的实效感，最终决定提早退休。

60 年前，弗洛伊德建议治疗师每隔 5 年进行一次个人分析，因为治疗师的工作中会面临大量被压抑的原始材料。弗洛伊德把这种暴露比作经常接触危险的 X 射线。不管对弗洛伊德的解释同意还是不同意，绝大多数人都哦会认可他的观点：治疗师内心的处理需要不断的进行。

我自己发现一个治疗师的支持性小组可以作为抵御这些危险的有力堡垒。在过去的 10 年里，我参加了一个无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包括 11 为岁数和经验都差不多的男性治疗师，我们每个一周都聚会一次，每次 90 分钟。不过这些小组的特征没有一个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例如，多年来我领导过一个十分成功的每周一次的治疗师小组，这个小组由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成员组成。而且小组叫什么也并不关键，不管是"治疗小组"，还是"支持小组"。最为关键的是小组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奇人，使得成员可以分享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的压力。

如果在成员之间灭有人际不和谐，一个由有经验治疗师组成的小组便不需要领导。实际上，不指定领导可能会使成员更完全的使用他们自己的技巧。一个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治疗师组成的在小组可能会需要一位有经验的治疗师作为领导，提供促进和指导。所有这些工作需要的只是一两个有奉献精神的人指定一份治疗师名单（所有的治疗师彼此协调），并且联系这些治疗师，安排每次小组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即可。

我认为，小组是提供支持和促进个人改变的重要工具。再加上有经验的治疗师聚在一起能够共享的技能和资源，无怪乎我会如此热切的敦促治疗师尽量利用这样的机会。

珍惜治疗特权

我极少听说我的治疗师同时抱怨他们的生活缺少意义。治疗师的生活是一种服务的生活，每天我们都超越私人的欲望，关注其它人的需要和成长。我们不仅从病人的哦那个获得快乐，也从病人对他们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其它人的影响中获得快乐。

这个职业有着异乎寻常的特权，也带来异乎寻常的满足。

在之前对职业危险的讨论中，我描述了艰苦的、永不止息的自我审查，以及因这个职业性质所要求的内心工作。但是每一种要求更多的是一种特权而不是负担，因为这些要求帮助



我们对抗内心的停止。积极的治疗师总是在变化，不断的通过自我认识和觉醒获得成长。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引导其它人探索心灵的深层结构和存在状态的同时不对自己进行探索呢？一个人也不可能请病人关注他的人际联系而忽略自身的人际联系模式。病人给我的大量反馈（例如，我有所保留、拒绝、带有评判性、冷漠或者超然）是我必须要严肃对待的。我问自己这些反馈是否符合确切的、反应了我的盲点，我觉得对病人充满感激之情，并且会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拒绝承认一个准确观察的真实性，就是在忽略病人的现实检验，是对治疗有害而不是在深入治疗过程。我们这儿时秘密的集中处。每天病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秘密，通常这些秘密从来没有和第二个人讲过。接受这样的秘密是少数人的特权。这些秘密让我们看到了人生戏剧的“后台”，没有社会的各种规则、没有演戏、没有虚张声势、没有舞台造型。有些时候这些秘密是灼人的，我回到家的时候会拥抱我的妻子，回顾我的幸运。也有秘密会让我回想起我自己的久已遗忘的记忆和冲动。还有些秘密让我感到十分悲哀，因为我看到整个生命因为羞耻感和不能原谅自己而必须要的被浪费掉了。

我们治疗师被给予了观看世界的清澈透镜，这个透镜有较少的扭曲、否认和幻觉，它使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在这方面可以看看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师艾伦•威利斯的作品——-《事物的本来面目、》《事物间的关系》《没有幻觉的人》）。

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有受到痛苦秘密的折磨——-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负罪感、因为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带来的羞耻感、渴望被爱和被珍惜、内心深处的脆弱、不安全感和恐惧等等。当我怀着这样的认识和病人接触时，我觉得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顶到的许多秘密让我更加温和和宽容。当我遇到因为虚荣或者自恋而自我膨胀的人或者那些在消耗自己的激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时，我能够知觉的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我感到的不是批判而是同情，更重要的，我感到与他们有着一种联结。当我刚开始接触到正规的慈悲冥想时，我感到十分亲近。我相信比一般人们以为的很多很多的治疗师都会熟悉这种慈悲的感觉。

我们的工作不但给我机会超越自己，发展和成长，清晰的看到人类生存的真实和悲剧，还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受到知性的挑战。我们在更宏大复杂的领域进行探索，即人类的心灵的发展和维系。我们能和病人一起，品尝作出重大发现时的欢欣，此时分散的碎片突然之间顺利的整合在了一起。有些时候我们是新生的、更自由的和上升事物的“助产妇”。我们看到自己的病人放弃自我挫败的模式，脱离那些久远的哀恸、重建生活的热情、学会爱我们，藉此学会爱生活中的其它人。看到病人接触到自己生活的智慧对治疗师来说是一种快乐。有些时候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向导，陪伴病人走过他们自己房屋的各个房间。最大的快乐是看到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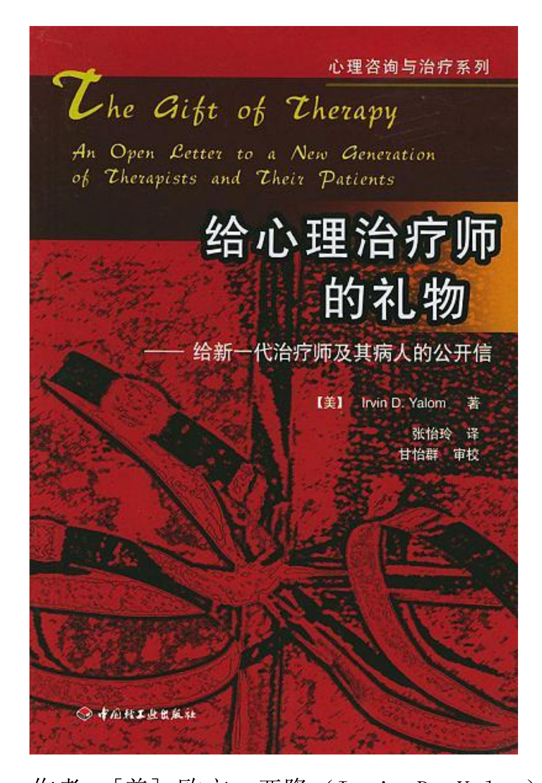


打开通往自己未进入的过的房门，发现过去被掩盖的房屋的新结构——-那些智慧的、美丽的、富于创造性的自我部分。有些时候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进行梦的分析，那是我和病人会共同赞叹那来自一篇黑暗的巧妙造型和图像。我想象那些教授创造写作的老师必然会有类似的体验。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异乎寻常的特权是从属于一个古老的、值得尊敬的治疗者团体。我们治疗师所属的传统不但可以追溯到心理治疗的创始者弗洛伊德和荣格，追溯到他们的先辈——-尼采、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还可以追溯到基督、佛陀、柏拉图、苏格拉底、盖伦、希波克拉底，以及所有其它伟大的宗教领袖、哲学家和医生。所有这些人类关注和救护着的是人类的绝望。

（本文摘自《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一书）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



作者: ［美］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副标题:给新一代治疗师及其病人的公开信

译者:张怡玲/甘怡群

出版年: 2004-09-01



页数: 264

丛书:心理咨询与治疗

ISBN: 9787501944736

这本《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为 lrvin Yalom 教授的最新著作，是他写给新一代治疗师的信。他从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笔记中选取了 85 则建议，汇集了临床工作中行之有效的观点和技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治疗师。

（书目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豆瓣）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林文蔚：屈辱



林文蔚：台湾宜兰监狱监所管理员

“科长，看到我理了头发或许你觉得赢了，但其实我们都输了，而且输的不是只有你和我， 少一个克尽职责的下属或许对你来说无关痛痒，但我为长久投入监所的热情遭踏熄而难过不已。”

“林文蔚！”科长一上班就叫我：“你头转过来我看，头发理这样做什么？”

“逗我爸爸开心啊！他看了挺乐的还夸我理这头发好可爱。”我说。

科长当场变脸：“什么逗你爸开心！女监同仁都在讲你的头发后面这颗心，女监主任看到还来跟我说，你去把它理掉！”

“科长，我们公务人员服仪并没有规定头发不能做造型，而且我这样整齐的短发并不妨碍戒护勤务。”

“你要不要理？你今天不理掉就给我试看看，还有胡子、鞋子的帐一起算！”

“文蔚，科长刚刚又在讲你的头发，头发只是小事，你就把它理掉吧！”

“科员，既然头发是小事，为什么你们这么在意？我是公务员不是犯人，就算被告我们也不能强制要求他们理发，而且公务人员对发型并没有这样的禁止规定啊！”

“林文蔚！我叫你把头上那颗心理掉，你到底理不理！”科长一脸怒气地叫住在中央台值勤的我。

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戒护同仁、实习培训同仁、替代役男，还有十来个准备出庭的收容人。全都把头转了过来。

“你要不要理？要不要理？不理叫中央台照相，你到时候要申诉什么的你再申诉。你要不要理？要理现在去理。”

“请问科长你要用什么样的规定？”我问。



“我跟你讲过了，你要规定，我到时候就翻规定给你看。包括胡子也是一样，你这什么逗你老爸开心，你这样子他才会很伤心啦！”科长转身对科员说：“你叫那个内勤来照相！”“这样照相公平，还是你现在去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去理就也不要照相了不要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只有记过而已喔！我话已经讲很清楚了，包括给你一次机会看能不能拿到甲等，给你机会，我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你这是性格还是怎样？有个性，那你显然就不适合这个工作啦！胡子也是这样子，这开什么玩笑嘛！真拿你没办法，我这个人观念不是很固执不是很保守，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接受一个管教人员是这种造型的。”

“上次你理这个”科长在鬓角比了一下“你学什么北韩总统，你没事去学那个干嘛！你学这个也就算了，你故意在找碴嘛！什么逗你老爸开心，我就告诉你你老爸知道你这样子他会很伤心的。看你要不要，要就给你时间理，就这么简单，我已经仁尽义至了，好好跟你讲嘛！我不会生气，我只是觉得说你观念上怎么会偏差成这种程度，你这是要逗谁开心呐！你知道全监连女监都在传耶！逗你爸开心，就这样子而已，逗你爸爸开心需要用这种方式吗？你不会好好表现来让他放心是吗？在照相之前你自己去决定，你觉得你这样子对？好！没关系，照相！照相！”

内勤同仁一边拍照一边低声对我说：“文蔚，不好意思。” “还有后面！”科长指挥内勤拍我后脑“还有胡子也要拍！”科长出手拉我肩膀“胡子跟这个，好可以。”接着又推了我一下，“照近一点。”

“在签还没有签上来之前，我跟你讲，我都一直给你机会，你自己看着办，你若一直要这样没关系，我会一直持续观察你的行为，你不要以为只有乙等而已，反正现在外面一直在骂公务员，公务员要打丙等，你就看着办吧！大家同事就是一种竞争，你觉得同事会觉得你很有个性吗，同事喜欢你这样子吗？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也喜欢留长头发啊，我帽子戴了每天稍微长一点我就赶紧去修，我刮别人胡子之前我要先刮自己，我今天若当教诲师想留长一点是我的事情，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你觉得像胡子现在这样就没关系？你上次不是也才记过一次吗？对不对？我跟你讲，典狱长讲过很多次了，我每次都帮你讲好话说你已经有刮了，我一直在帮你，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我上次也跟你讲过好好表现，看能不能拿个早等，今天找个时间去理一理！”

四十多道目光紧盯着我涨红的脸，我带着屈辱回到座位，邻座实习培训的同仁小心翼翼地问我：

“学长，我不懂，不是都说受刑人有人权吗？那我们管理员的人权在哪里？”

我一脸尴尬地摇摇头，心想：



“小老弟，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幕让监所新生代的你看见，或许可以让你在将来面对监所职场文化前预做心理准备，你问的的确是个好问题，但这个问题，就连我这干这行十三年又十八天刚被长官羞辱的老监卒都还在渴求答案，你如此不幸又何其万幸，不幸的是你已经在这条船上了，而万幸的是，你现在下船也还来得及。”

“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怎么连楼上都听得到骂人的声音？”

“科长专程进来要文蔚把头发理掉。”

“咦？文蔚的头发很漂亮啊！男生爱美不行吗？”

“唉！别讲了，人家都叫内勤进来拍照当证据要签他了。”

“啊？怎么这样？都民国一百零一年了，又不是戒严时期，这是什么标准？头发这种小事有必要搞到这样吗？这样做会不会太滥权？”

“我只是头发做了造型，又不是违法犯纪，凭什么说要记我过考绩还要考列丙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签就让他签吧！”

“文蔚，我们知道你当然没错，但还是理了吧！这个职场全部的资源都在他们这些长官手上，今天他签不倒你，接下来要是小动作不断，你烦都会烦死。”

“对呀！他可以每天搞你、玩你、踩你，不值得这样对抗啦！”

“我没有要对抗，是他来找我碴耶！天气回暖长袖不能卷袖子是什么道理？我脚上有伤耶！却还放话说要看见我穿一次布鞋就签我一次！我现在也不过逗我爸开心在后脑杓做个造型，也不碍到谁有这样错吗？不就是对我有成见，要不然怎么会拿北韩金正恩来跟我比吗？我上次理的是锅盖头耶！难不成美国大兵都是学金正恩吗？每次规定这些不合理的就说是典狱长的意思，到底真是典狱长授意？还是找典狱长背黑锅？典狱长要是知道干部当收容人面前羞辱基层管理员会怎么想？而且我不懂！一个做长官的凭什么说我理这样我老爸会伤心，他又不是我爸，凭什么这样说我们父子？”

“忍着！忍着！唉！”

“咦？学长的爱心怎么不见了？”

“早上的事你没看到，有够扯的啦！我跟你说，就这样…那样…”

“对呀！超傻眼的，连理像宅神朱学恒那样耳朵上弄三条线都被讲成是金正恩。”

“早上的事你看到后，以后退伍后会不会想做这行？或者鼓励亲戚朋友来考监所管理员？”

役男们分别摇头。



“那就考监狱官别考管理员吧！不过，算老哥哥我先求求你们，要是哪天当上了长官，可千万别踩管理员。”

科长，看到我理了头发或许你觉得赢了，但其实我们都输了，而且输的不是只有你和我，少一个克尽职责的下属或许对你来说无关痛痒，但我为长久投入监所的热情遭踏熄而难过不已。尤其，众目之下的那一幕上演，收容人面前矫正机关大坏了它应有的形象，在实习培训同仁面前宜兰监狱丢尽了颜面，在替代役男面前矫正署丧失了未来可能投入矫正职场的新血，而在戒护同仁心里也失去了原来对你的敬重，原本严密的戒护团队同时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失去这些或许即将退休的你并不在乎，毕竟对现在的宜兰监狱来说也算不上有什么影响，但对于未来的台湾狱政却可能是永远的遗憾！

十三年前刚考上司法特考的我在矫正人员训练所受训时，每位来授课的长官都信誓旦旦地说：“成立矫正署才能推动狱政改革，才能照顾好基层同仁的权益，监所人员的社会地位才能提升。”而今矫正署已在矫正人员训练所现址挂牌成立，把我们从原来的司法行政职系改为矫正职系，却是为了防堵我们基层人员外调造成人力流失。我很想问当年前来授课如今高坐署里及各监所高层的长官们：“说好的狱政改革呢？说好要提升基层同仁地位做了吗？长官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用这样的照顾方式让我们大家禁若寒蝉，我们再不敢奢望什么权益了，毕竟你们就连我们渴望的最起码的被尊重都给不起。”

我多么希望，那一幕发生时的我能令时间定格，然后穿越时空去对当年决定报考司法特考的我说：

~千万别来干狱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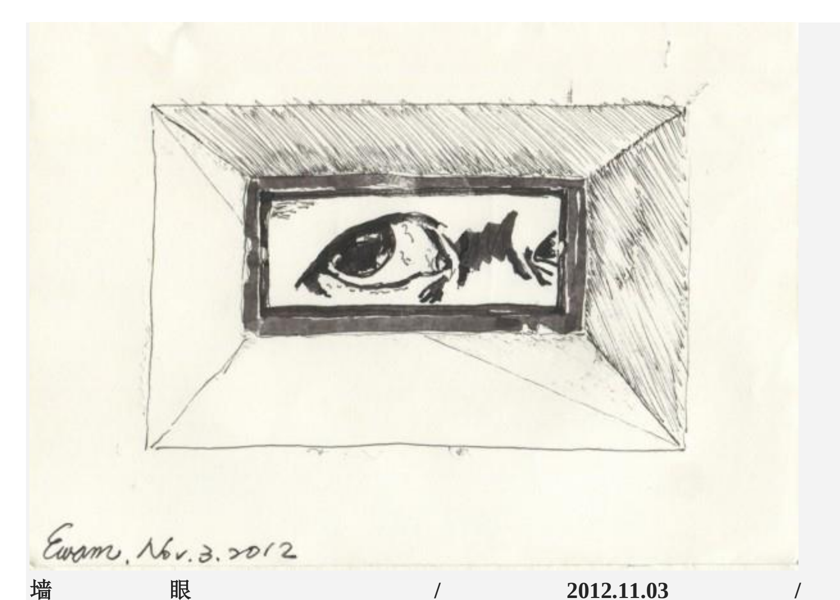


九个囚犯睡地板 / 2012.10.27 / 钢笔

九个囚犯睡地板，九个囚犯睡地板，说躺就躺，心里很干；老鸟才能睡床板，菜鸟只能睡地板。一二三四，现况只能屈从，不然还能怎样，超收是监狱的传统，拥挤是家常便饭。九个囚犯睡地板，九个囚犯睡地板。（重唱一遍）(图与文：林文蔚)

准备开封！/ 2012.09.24 / 钢笔

拖鞋摆整齐 人人都坐定 一天又开始 大家上工去 (图与文：林文蔚)



墙眼 / 2012.11.03 / 钢笔

牢房长墙眼 你窥我巡看 天天课对课 到底厌不厌 (图与文：林文蔚)



买 / 2012.10.04 / 钢笔

阿妹来探监 问兄有何缺？ 把笔准备好 我来念号码 数量妳来填
牢饭不用钱 开水不用钱 囚服不用钱 棉被不用钱 毛毯不用钱
睡觉没枕头 棉被不够暖 囚服也太薄 内裤不会发 不能打赤脚
卫生纸要买 牙刷也要买 牙膏也要买 香皂也要买 毛巾也要买
罐头配稀饭 水果益健康 零食买些来 烟瘾又犯了 香烟怎能少？
官司需状纸 报纸订才有 家书要纸笔 寄信贴邮票 信封莫忘了！
电玩杀时间 电视看新闻 电扇驱暑气 收音听广播 通通吃电池
坐牢花费多 没钱就打杂 洗碗洗衣服 逢人叫大哥 看人家脸色
钱要努力赚 有空就来探 能买尽量买 若是有余钱 再寄一些来！
(图与文：林文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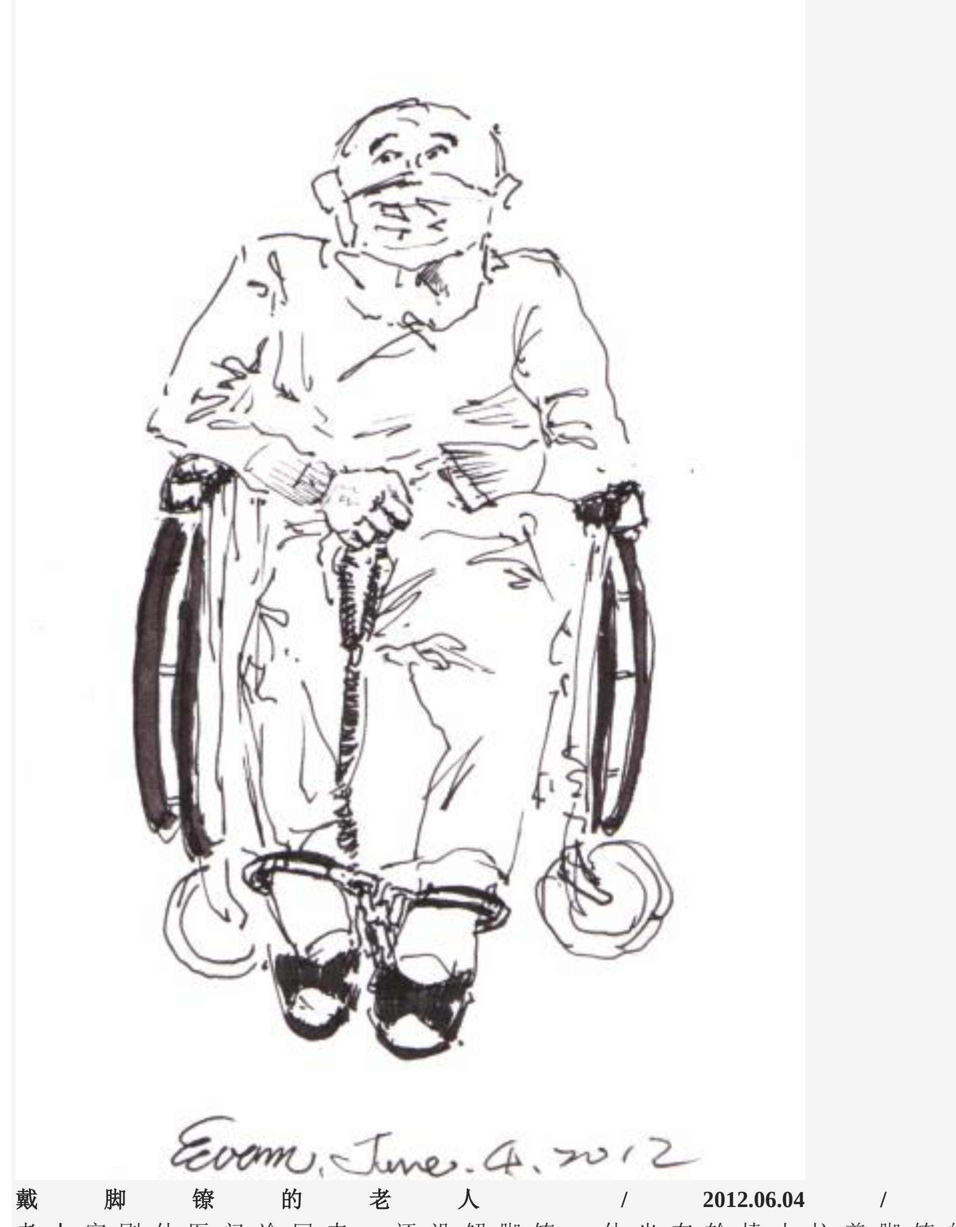


推手 / 2012.07.06 / 钢笔

大家若是到罗东圣母医院，就经常会看到监狱的同事推着坐轮椅的收容人看诊的光景，做这行不是只有戒护收容人，他们进了医院，我们就连医疗上的照顾都要一手包办。与其说是在病房戒护，还不如说是在当看护，护士打针、抽痰、翻身换床单时要我们帮忙，我们借个被单枕头用却又常给我们脸色看。我们有时还要为无法自理生活的收容人把屎把尿，更要喂饭洗澡。

多年前我回法务部开会，一位同仁哽咽地说，他上班得要在病房帮收容人换尿布，却没法调回家去照顾卧床的母亲和见她最后一面，台上的长官却只是一脸木然地看着他。而前两年更有位同仁在护士为 HIV 收容人进行抽痰时过去帮忙，却意外地被痰喷到眼睛…

在这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里，加上国考补习班推波助澜说监所管理员最好考，于是想进来吃这行饭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个铁饭碗真的好捧吗？说公务员是必要之恶时民众频点头，但大家安居乐业时谁会想到我们？(图与文：林文蔚)



戴脚镣的老人 / 2012.06.04 / 钢笔
老人家刚外医门诊回来，还没解脚镣，他坐在轮椅上拉着脚镣的系绳…(图与文：林文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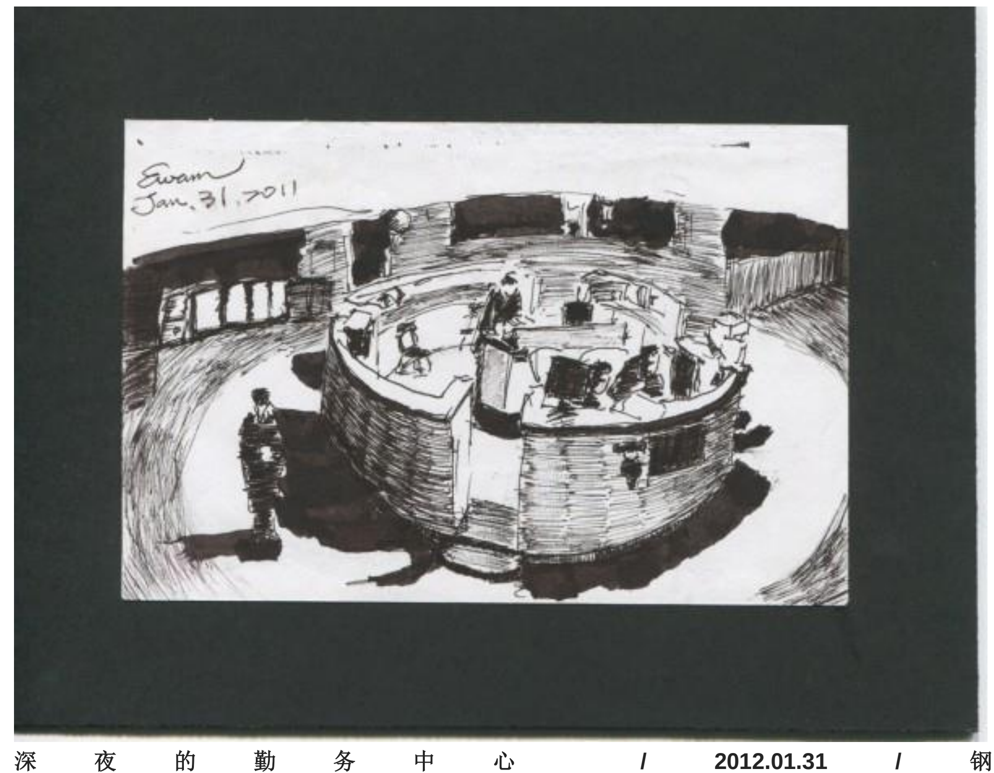




少 辅 院 的 孩 子 们 / 2011.06.17 / 钢 笔

三个坐在对面的孩子，上课时混杂着好奇、怀疑、不在乎、无聊…这模样正好是这群孩子对我们大人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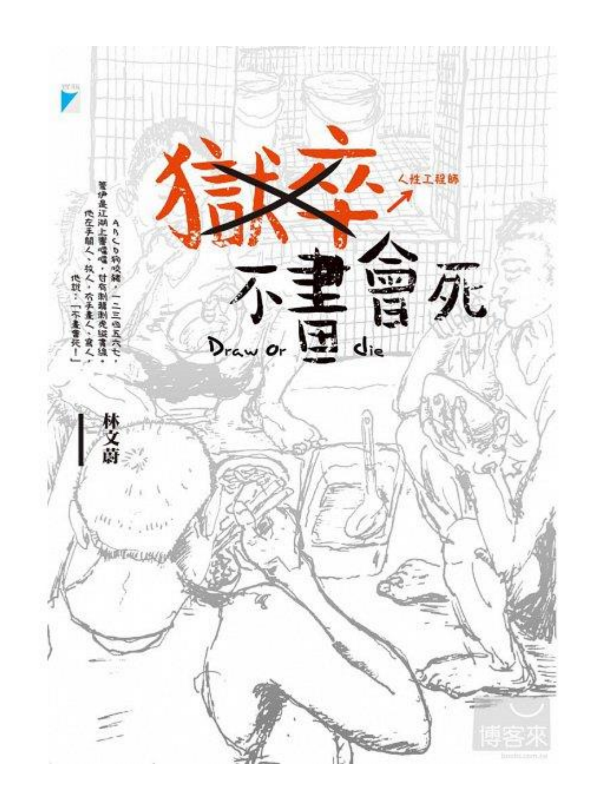
(图与文：林文蔚)



深 夜 的 勤 务 中 心 / 2012.01.31 / 钢 笔

夜深了，中央台三位同仁专心盯着监视器，巡逻经过的我对着反射镜画下这场景。(图与文：林文蔚)

《狱卒不画会死》



作者：林文蔚

出版社：宝瓶文化

出版日期：2013/09/30

语言：繁体中文

一枝草，一点露。

一张批纸，一支钢笔。

他一日一画，落笔写下监狱的人生风景……

教育部国语辞典记载：“狱卒”，意即古代看管牢狱的差役。

以现代来说，通过司法特考公职监所管理员考试，即为监所管理员。但其实监所管理员的真正名字，是“人性的工程师”。



学电子出身的林文蔚，当过洗肾工、计算机维修工和仓管，1999 年，阴错阳差地考上监所管理员，过起隔着监狱笼栏、看守受刑人的牢狱生涯。一次的心有所感，他凭着一支老钢笔和小记事本，将牢房即景化为文字和图画，画下了狱中的第一张画。

自此，他以一日一画的方式，速写监所的人生百态，包括受刑人的亲友探监、工作劳动、生病就医、打饭洗衣等等的生活日常。他以一双看尽世事的双眼，为我们重现监狱内的人生风景：烟毒的厨师、挥刀的外劳、偷窃的老兵、从良的黑道……他们身上折射出来人性的光明与黑暗，身而为人的喜怒哀乐，命运和机会的选择题，值得我们社会大众细细感受思考。

也许你我终其一生不曾踏入监狱，但透过这本书，则能一窥藏身在高墙之内的故事，观看监狱的人生缩影。

（书目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博客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梁文道：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


梁文道：专栏作家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就是刚刚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的囚犯学生，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一

1994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中，胡图族人在三个月内杀死了 80 至 100 万图西族人。三个月的时间死了将近 100 万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这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残暴的一桩大屠杀。

现在看来，这个屠杀的发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原本这两族人混居在一起，他们很多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是公司里面的伙伴、同事，是学校里面的同学。一夜之间，政府告诉胡图族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拿起武器，然后军人来了发武器给他们，去把他们统统杀光。

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坐在你身旁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头，他们会怎么砍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胡图族当年的其中一位凶手，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后来回忆她怎么样杀死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她说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小女孩也解决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吗？我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头之前，那个惊讶的哀求的眼神。

在这场屠杀里面还有大量的轮暴事件。这些轮暴事件有时候是这样的：一群凶手逼着一个家庭，要 12 岁的小孩当着全家人的面去强奸他自己的妈妈，跟着把刀交给这个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杀光，只剩下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再在这个小孩面前被这些凶手一个一个去轮暴。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你的好朋友、好兄弟、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一个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介绍给大家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著作《路西法效应》，副标题是“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他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实验，那个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原样的重复再做的实验，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是甚么实验？他找了一些志愿者，都是学生，做研究对象。基本上，这个实验就是把学校校园里面的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布置成监狱的环境，然后这些来受研究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有地方警察帮忙的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学生抓进来。这些学生被抓进来之后，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狱警，然后关两个礼拜。

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年轻有为的普通大学生、研究生的好孩子、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环境跟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实验的结果非常骇人，以致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这后来成为一个全世界著名的新闻话题，无数的新闻媒体、电视剧、电影都曾经重复地演绎这个故事，而当年那个实验对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这位津巴多教授，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固然使他们出名，可是也使他们一辈子背负一个良心上的罪责。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本书。这本书是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回答了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他通过这个研究，其实要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成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杀人，比如说前一阵子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这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坏蛋、这些坏分子他残暴不仁，太没有人性了，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这对我们来讲好像舒服一点，因为我们平常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数坏分子隔离开去，知道有谁会犯罪，我们就先抓他。这以前讲犯罪学很讲究这点，就是要看什么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也有一些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讨这个课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一个平常非常善良、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情景、环境、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嘛。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过，但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知道这整个研究的过程。原来在 1971 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学生，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对所有的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得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地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答案我明天继续说。

二

我们今天继续说 1970 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在那场实验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角色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所有囚犯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给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 1609 啊，这样给他一个号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要表示从现在这一刻起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几天的实验里面，他们反复要求这些假装成囚犯的学生，要不断的报数自己号码，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姓名，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卒的那帮学生，其实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多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



的变化。那些刚刚进来时嬉嬉闹闹，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你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

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只是在穿上制服的时候，他对任何对他有稍微冒犯的言语，对他不同意的人，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以及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得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得太长到自己的身上了。

我们再看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监狱的情景，比方说他们装模作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囚犯如果对这个监狱有什么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在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它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这已经到了礼拜二（第三天），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探望过程太有意思了：我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中，每当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

似乎很多人都很快地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 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而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其它想要造反的狱友们一起被残酷镇压，于是开始逐渐地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又例如说有一个叫 416 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这位教授就说，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位装作典狱长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他当时假装典狱长的时候，完全无视整个局面的变化，不晓得在三四天



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他非常投入，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的监狱。

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博登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要结束时我高兴极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它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的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这些狱卒，因为他觉得他们不可相信，真的是坏蛋。

但问题是他们其实不是坏蛋，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得很凶悍。

三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一些残酷得匪夷所思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纳粹屠杀、南京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使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它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也被迫要去杀人。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今天继续给大家读一些片断。《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是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救人



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地死去。

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他们进去的时候，通常一开始就会说他们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得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怎么样把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开始在做自己平常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于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我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

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分裂他难以弥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让自己达到平衡，慢慢的，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一个集体产物。

受到这个研究的启发，后来又有心理学家做过其它的实验，效果也很惊人，也非常著名。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米尔格伦实验，是另一个社会学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帮学生，叫他们扮演老师，然后骗他们说你们另外一帮受试验的学生呢，就扮演学生关在对面的房间里面。那儿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听到他们的声音。

里面那些扮演学生的那些受试者，跟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之间有条电线，你这有个按钮，你一按，他那边就会被电击，会触电。那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隔着扩音器，问里面的学生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他答错了，你放电，他再错，电就更大一点。随着他错误的增加，电不断的增强，达到 450 伏特的时候，就会致命。



找来几十个学生，做这个实验——其实所有的学生都在扮演外头按钮的那个老师，里头的那些学生都不会真的被触电，里头的学生是米格尔伦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员，假装触电在里面尖叫的。但是这些学生受试者，这些扮演老师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里面真有一个自己的同学在里面做实验，假装是个学生，然后我按钮他会触电。

实验开始，一开始里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痒”，没什么，继续问答。接下来随着答错的情况增加之后，电流不断加强，终于到了里面那些人受不了了，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赶快结束放我出去”，到了这些时候，这些装老师的受试者怎么办呢？他会望一望实验室主管怎么办，这实验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说，不用管那么多，没事的，继续。

然后他继续，他通过扩音器对里面的被电到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个惨叫声越来越犀利，直到最后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只要把电压调到 450 伏特让他一死了之，结束这痛苦就完了。

最后实验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在短短一小时之内，都把电压调整到了足以让人致命的 450 伏特。当实验结束之后，他才知道里面没有这么一个同学，还好没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时之内，这些原来善良的大学生，都做好了要做杀人的准备。

四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叫做《Die Welle 浪潮》，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 Ron Jones，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同学里面，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慢慢的，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从这个实验我们又可以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监狱也许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监狱，我们也许就已经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其实，多多少少我们整个社会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怪事。例子是，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和约翰·达利，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时所做的一个研究。研究什么？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特别多一种事情，就是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来强暴，在 40 多个人的围观底下，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给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人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满身是血，边跑边叫救命，但就是没有人去管他。他们要研究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动——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它人会做，如果其它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总是对其它人有期盼，也总是希望满足其它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本书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我们该怎么来理解？

在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作者津巴多教授后来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克里斯蒂娜当年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的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说你们实验怎么样？然后她进去那个假的监狱，首先惊讶的是这个地方搞得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其中一个休息室里面，跟其中一个等待要值班装狱卒的学生谈话，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透过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这个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她发现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男朋友，主持实验的教授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我已经太沉浸在典狱长这个角色里面，我本来应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没想到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位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应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而作为一个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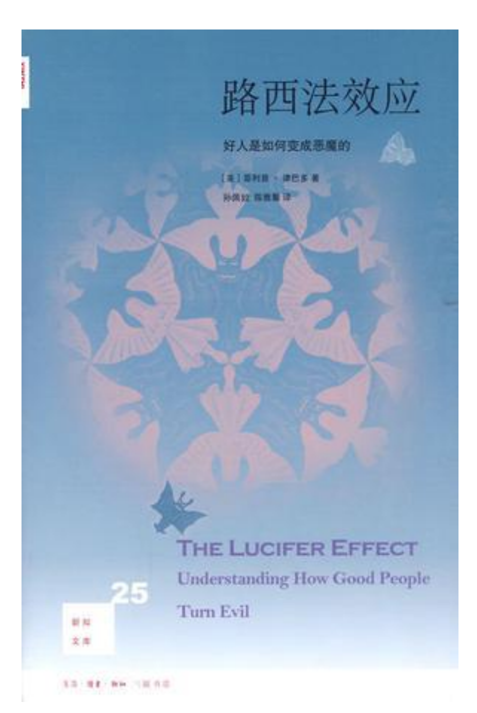


来者、局外人，她看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得比较清楚，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某种的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据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她具有一种英雄行为的人格。所谓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了一个局外人的心态，还要常常保持警觉地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本书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这种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德国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中的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们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谓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他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环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要做的是要随时对自己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路西法效应》



作者：[美]菲利普·津巴多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译者:孙佩妏/陈雅馨

出版年: 2010-03

页数: 544

定价: 48.00 元

装帧:平装

丛书:新知文库（新版）

ISBN: 9787108033109

一批彼此并不相识的年轻人——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走进了“斯坦福监狱”。他们并没有犯罪，只是受募到“监狱”——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精心布置的地下室，接受一项试验。大学生们被随机地分为“狱卒”和“犯人”，然后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试验。然而，试验仅仅进行了一周，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变成了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试验不得不终止了。受试者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使作者得以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析“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分析造成监狱虐囚和种族屠杀的情境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会不会使我们像上帝最钟爱的天使路西法那样不知不觉中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从而堕落成为魔鬼？我们如何抗拒情境影响力？作为心理学教授的作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极有说服力的分析。

（书目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豆瓣）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影：《入殓师》



导演: 泷田洋二郎

编剧: 小山熏堂

主演: 本木雅弘 / 广末凉子 / 山崎努 / 吉行和子 / 笹野高史 / 余贵美子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上映日期: 2008-09-13(日本)

片长: 130 分钟

买了昂贵的大提琴，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小林大悟（本木雅弘 饰），经历了 4 个月的管弦乐演奏，得到的却是“乐团解散”的噩耗与购买乐器的高昂债务。迫不得已，大悟与妻子美香（广末凉子 饰）搬到老屋，过着清贫的日子。某日，一则广告吸引了大悟的注意：NK 代理公司，帮助旅行，高薪短工时。大悟来到 NK 代理公司面试，社长佐佐木生荣（山崎努 饰）二话不说就决定聘用大悟，但却对工作内容避而不谈。在大悟的再三追问下，佐佐木社长终于道明：是入殓（日语 Nou Kan）工作！



虽然心理上有所忌惮，高额的薪水还是令大悟接受了这份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对普通人谈何容易，一方面对遗体的不适，一方面又要对妻友隐瞒自己的工作，小林大悟不平凡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影片信息和内容简介来自豆瓣）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垚、施钰涵、胡馨以

设计：池春荣

校订：夏景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